讀左補義昭公

□ 12
3126
12

讀左補義卷廿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埴校

昭公三

經　癸亥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杜解當雪而雹故以爲災而書之。○蕭學反）○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會諸侯）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爲齊慶封故稱齊）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執齊慶封殺之（權衡楚子亦弒其君）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遂滅賴○九月取鄫（魯邑「發徵莒滅鄫」今魯取之。○冬

3126
12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杜解]欲與俱田遂正鄭伯復田江南[前年楚子已與許男鄭伯田江南]

待之歸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言有寡人願結驩於二君]

二君使舉請聞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助]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在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公曰]苟有三不[危]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林解]表裏山河冀北產馬齊楚多難[多難之難]多篡弒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孔疏山名按今河南當縣]在河南[今在湖廣南]中南[今在陝西]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天下]山潭縣西南[今潭縣]無德[無險]冀之北土[燕馬之]至[代]則滅亡[儒云晉實無志諸侯覇業掃地盡矣然三殆之說却甚正]

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通神]人不閒地[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唐云德馬對敘忽一束處難另提變幻不可端倪兩或字亦作雙調往復與前]不可[儒]其[云]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守[於國則四若何處難齊有]

仲孫公孫[事在莊]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鄭]在[無]憚[難]故[敵亦喪之]滅[狄]衛[事在]九年[里克]

[儒]衛[云]滅[狄]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

歸到爭諸侯

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
與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
以不獲春秋時見往謙辭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補注傳見）
晉人中實畏難而文以不爭故以諸侯授楚椒舉遂請婚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婚晉侯許之
楚子問於子產（林解時子產從公在楚）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
君晉君少安（附注）猶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也（貪）莒匡其君在
宋之盟又曰如一（同也）晉楚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王曰諸侯
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也）晉何故不
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
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集註晉方溺於寵嬖故楚得偃然爭諸侯而諸侯亦不得已從楚然非其與國卽小國耳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

諸侯來亦有意

對貌而嚴前照女叔侯語後照申無宇語

而終不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違於人不可
與也違快也求人以快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爲下會申傳）
此爲楚靈會申原起當以子產晉君少安數語爲主少安
者不脩德之謂乃晉窮畏楚之本也晉自宋之盟兩國弭
兵楚方鋭意諸侯而晉已及時般樂韓起爲政才復出趙
武下營殖私家無心公室安得禁楚之不大合諸侯然猶
使椒舉如晉求之求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其告子產
曰晉其許我乎恐晉人之未必許也司馬侯不規以抗楚
而勸趨楚命折以三殆且聽命於天知公無振覇之畧六
卿非輔覇之人以桓文爲法以衞邢爲戒末復以文王事紂
比較言今日直如文王事紂以待後日之興而已無限憤

懲。供。由。於。君。不。脩。德。而。輔。政。無。人。所。致。乃。楚。之。求。未。已。也。
既。得。諸。侯。復。求。蔿。女。令。人。難。堪。而。既。許。諸。侯。復。許。送。女。平。
公。絕。少。廉。恥。六。卿。總。無。人。心。末。述。子。產。之。對。歸。罪。於。君。闇。
臣。貪。而。禍。實。始。於。宋。之。盟。復。黜。出。魯。衛。曹。滕。諸。國。不。忍。忘。
晉。方。知。十。三。國。諸。侯。皆。怵。於。楚。威。而。晉。之。不。德。有。以。啟。之。
也。求。無。不。可。統。承。上。文。來。求。諸。侯。求。昏。而。更。求。其。可。如。所。
云。余。尚。得。天。下。矣。子。產。所。爲。折。其。逆。心。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魯大夫曰雹可禦也止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翼軫蟲出而用冰既云夏三月又云春分之中者星朝見東方附注共公不獨其藏傅氏以日在昴畢二句解西陸牽星句解朝覿亦似未妥鄭云此是正論

詳藏出之候藏出之地藏出之禮其出入也時一句束住

用冰之人

藏出之官

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昴朝見。即周禮夏頒冰蓋其藏冰。昴在西陸。言西道之昴星朝見。則頒冰也。鄭說是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其藏之也。黑牲。黑牲。稻黍。黑黍也。以享司寒。用黑有事於冰。故物皆然。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大夫命婦。治其職事就官。食者。

大夫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寒。

婁開冰。公始用之。公先用火。出。

室。須當受。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在家者。山人官取。

冰者。老致仕虞人傳之。縣人。遂屬。疏云。周禮五縣爲遂。是縣遂屬。按傳者。督役遞運之冰室也。輿人納之。

隸人藏之。而冰之官。向未之及。故補出。虞縣輿隸四官。藏之。

俞云一總收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也其用之也偏也及老則冬無愆陽也過夏無伏陰也謂夏春無淒風也秋無苦雨也雷出東到應驗文氣古厚江都冬密而雹對本此溫

即以出之明說藏冰即暗寫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出冰也此左氏常用之法

不震震霆也無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民不夭札短折爲夭札夭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爲害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

注云再引詩另作一結文

章詩豳風藏冰之道也

鮑倣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答曰陰氣脅陽也冬春之間大雨雹者再其季孫專祿平子逐君之兆端乎劉氏謂豐黨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歸之藏冰與張禹谷永何異誠然也傳錄是篇以彼云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義極

正大古者以下歷敘藏冰出冰之政冰不時則民有天札之虞故王者冰政不脩則有雨雹之應蓋雹亦冰屬今之雨雹實關冰政因引七月之詩證之以七月一詩勤於民事藏冰民事之終也冰政脩民事咸理所謂聖人在上無雹者此也是時周禮廢墜傳以其言有典則意主勤民故不以人廢季孫宿以立少訪於申豐不從豐之識似高於臧孫然平子逐君而豐爲行賂則武仲所不爲也雨雹之對如在武仲必將直言致雹之由何至如豐之遷就其說哉春秋之季列國大夫敢於直刺其君而必不敢稍忤權臣之意以生殺操於其手也避權奸之鋒而曲爲之說豈獨一申豐哉於是知武仲爲難能矣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產言。補注傳見東鄙伯先待於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楚之志。）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覇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享諸侯按今河南偃師縣。）商湯有景亳之命。（今河南偃師縣。）周武有孟津之誓。（孟津在偃師縣東。）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陽山之陽。今陝西武功縣西北。）康有豐宮之朝。（朝諸侯。今陝西鄠縣東。）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偃師縣西北。）而問禮獻禮。反逼後字也。（中段至執諸穆王會諸侯於塗山。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踐土在今江南懷遠縣東南。）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用會召陵之禮。）王曰。吾用齊桓。（言所聞。）椒舉曰。齊桓有宗（爲宗廟田獵。）寡（謙。）君將墮幣焉。（墮壞。）敢謝後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補注傳氏曰。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其禮六。（饋六。）爵公。（獻公。）禮公。（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過。）子之謂乎。左師。卒事不規王。問共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一師。）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言爲宗廟田獵。）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補注傳氏曰。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幣畢。瘞之。故云墮幣也。（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恨其後。（至。）託爲此辭。（墮。）許。（規。）反。墮。許規反。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楚子示諸侯。（後。）椒舉曰。夫六王二公。（啓湯武成康穆。）齊桓晉文。（齊桓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孫云六王二公事前已明。）叛之。（仍繒。）皆商紂爲黎東夷之蒐。東夷（國名。）

舉故於此補三汰

叛之周幽爲大室中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也很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汪云更用賓筆帶應六王二公作雙調爲十三年楚弒其君傳張本文致綿邈

楚靈申之會爲春秋以來第一奇變傳體經義處處寫出十分詫異事僭王之臣弒君之賊免於討足矣列於會過矣忽爲盟主驅天下諸侯而朝事之一也椒舉黨惡歷陳六王二公竟忘靈爲何許人二也楚人主盟偏效顰於伐楚之齊桓三也向戌小人子產君子與之同事且交稱焉四也蠻方下士猶規子產向戌行禮之過五也獻禮有六未見有六想見芻蕘木偶全然不省而南冠臨其上者應如劉盆子羞媿欲泣宇文化及戰慄不能言矣六也大禮不識奸謀有餘弭兵名諸侯而忽辭宋太子忽縛徐君在會諸侯一似自來供其刀俎七也傳特寫出春秋絕無之事讀者至此憤懣已極因錄賊臣之莊語以暴其君之大惡前以三代王霸爲虔極力推尊忽以桀紂幽王肆力推抑器盈則覆物極必反不過十年將其棄之不待慶封一詈而早知尺組之繫其頸矣

弒伐吳聲勢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吳集註伐吳中國諸侯皆去惟屬楚者從之人心之向背可知也宋大子鄭伯先歸二國者鄭從之久於楚宋太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來聘費遂鄭大夫從伐吳以慰之

使屈申子屈申吳邑子齊慶圍朱方齊慶

周云無瑕二句是着急語

封所封也陳傳爲明年殺扃申起本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

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謂性不恭順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而從戮也播揚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寡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乳疏此楚靈私盟不告魯○爛九倫反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所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按此賊臣之言不足信乎於僖六年有辨遷賴於鄢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子文孫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爲許城也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名諸侯而來伐國而

分見于子產向戌而結穴於申無宇

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王命乃禍亂也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齊國漏網忽膺大戮快哉豪舉幾忘乎已之爲賊也蓋以疾卒赴諸侯自謂人不知之而慶封將從前曖昧事大聲疾呼纖悉畢見使之亦同負鉞而從伐之諸侯無不大快穀梁所謂軍人粲然皆笑是也可知討賊人有同心弑麇之日晉舉義旗則天下響應何至肆行無忌如此哉然而申無宇以爲楚禍在此蓋亂臣賊子未有不人禍天刑隨之者也楚虔弑君經書楚子虔卒傳自襄二十九年鄭子羽知之以後處處爲圍弑君立案而結穴於慶封之徇蓋聖經不書故昌言其顛末使亂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所謂錯經以合異也

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邱公去疾。著直居反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自來

魯嘗屬鄆鄆爲莒滅其後不堪去疾之虐叛莒歸魯若因其舊釋賢而立之則大義著於諸侯

敢者今乃不用師徒得之也聖人以爲此不義而取之也

觀女叔齊以此事爲利人之難罪昭公可知季享其利而不

鄭子產作邱賦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疏云彼

周云子產最注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匹牛三頭者獨不滿刑書邱賦二事是一邱出兩邱之稅宮說他國是到闕之時爲之子產不肯教國有困乏之患所以多取以供弊至此國人訪毀之也其父死於路子國爲尉氏所殺

名言

已爲蠆尾子產重賦毒害百姓。蠆敕邁反夫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法也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吾不遷移也亦運罕譏子產以父字爲氏也言不可久行按四語在列國者蔡及曹滕其將若之何當與三代箴銘並讀姬在列者蔡偏楚曹偏晉鄭先衛亡偏而無禮滕偏宋。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運罕譏子產正道宮說子寬能推

原數百年存亡興衰之迹其識甚遠

鄭國豪強兼并風俗頹靡子產削除內患田疇子弟四竟樂業此時國用應不待加賦而不知皆宋之盟有以致之

昔日事一強國今日兼事兩強況晉則六卿驕貨楚更谿壑難盈不得不向我黎庶再議加派其一段苦衷不堪爲同列告也然利社稷三字言利之小人依托之何恤人言四字復諫之君相依托之子產實爲作俑夫救在一時禍在後世君子不爲況未必可救而頓易其不毀鄉校之心斷然以行耗國家之元氣傳固不能爲賢者恕也　春秋諸姬之存以晉霸存之也晉平不振六卿分門晉霸盡而吾危鄭衛蔡曹滕諸國將盡矣末段統計同姓全局以寓無霸之慟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皆楚東鄙邑按今河南新蔡縣北郎古櫟城江南陽山縣有安陽城郎古麻城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以報朱方之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吳兵在東南以絕其後夏汭漢水曲入江處尹宜咎水陳大夫襄二城今夏口也按今湖廣江夏縣鄭穆公孫裹十四年奔楚鍾離遠啓彊城巢然丹十九年奔楚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楚大罷賴之師罷闘韋龜之師

尹射疾至夏汭爲斷後計恐其深入也郎城近楚三邑恐其旁掠也賴以水暫止役將帥並由工役繁興一時倉皇情景皆從秋間得意來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魯地按今山東泗水縣有庚宗亭婦人聞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而哭之

注云當合下篇併讀蓋附舍中軍傳于豹卒傳內也

此先叙叔孫家禍本末

俞云意而知為凶人妙在夢中儲云與漢文帝夢黃頭郎相似

俞云急欲驗夢癥人

適齊娶於國氏、齊正卿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名其徒者無之且曰志之。不明。竟爾苟合穆子惡身衛國、大爺炳然夢乘之至殺子殺身君子持身、可不慎哉。及宣伯如奔齊、穆子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名女名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蓋忿魯人名之不告而歸為叔孫後始見經故不遣使告之既立。按時僑如奔齊至襄二年歸為叔孫後始見經故不遣使成十六年豹奔齊事統叔於是年也則穆子在齊四年矣。成十六年豹奔齊之年也。孟丙仲壬夫復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穆子何疑。先儒攻此傳故辨之。問有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名。問其姓、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名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小臣有寵長使為政。為家政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知叔孫於齊。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孟仲子明取之。故怒其子。孟仲壬丙長母。孟仲子也。若國姜為田於邱。地名遂遇而後使逆之。按逆者逆其子也。若國姜得遂歸。明取之時明猶在安得逆之以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頗與孟盟不可。孟不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接也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鐘曰落。疏云大夫將立適子須接大夫交接故既具。饗禮使豎牛請日請饗日具。相見。為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見同寮。孟丙未與大夫接

敘語皆應前伏後之筆

馮云逆之以上安頓頭緒已畢即蓄二句為近事提綱豎牛以下又倒補前事錯落生動

周云父子天理也聽豎牛而天理滅矣人與天理爭勝所以取禍徐云夢非妖明以落鐘怒將往牛止之。寘出使、拘而殺、諸外。穆子自命殺叔孫之宿庚之。觀下文但名仲可見。宗乃妖也妖以名夢故君子正其心國姜一庚宗之婦也

於齊。與叔孫知歸未逆國姜。孟仲子明取之。故怒其子。孟仲壬丙長母。孟仲子也。若國姜為田於邱。地名遂遇而後使逆之。按逆者逆其子也。若國姜得遂歸。明取之時明猶在安得逆之以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頗與孟盟不可。孟不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接也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鐘曰落。疏云大夫將立適子須接大夫交接故既具。饗禮使豎牛請日請饗日具。相見。為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見同寮。孟丙未與大夫接

入弗謁。白也。秋解弗告於叔孫。出命之日。詐命及寘至聞鐘聲。朱解叔孫不知享賓聞鐘而怪之。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謂公孫明林解蓋豎國姜也。之客。牛投穆子所忌。謂孟丙。接此穆子自命殺寘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穆子自命殺寘。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知叔孫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萊書。公御士名。觀之。觀下文但名仲可見。私遊觀公與之環、賜玉環。於公。於公宮。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孔疏大夫立子為適。必見之於君。牛問何故以仲見君也。叔孫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

爲云殺孟以鐘殺仲以環恰作對仗

曰何爲怪牛曰不見既白矣孔疏若不將見則既白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接此牛假穆子命逐之

而不名杜洩叔孫氏宰見告之飢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按授之對言子求豎牛而至又何去焉見大權歸牛已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賓置也饋于个東西無如牛何也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賓置也饋于个東西

董云叔孫之廟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不食已卯三日絕糧牛立昭子叔孫婼而相之公使杜家冶內則豎牛與兵則讒戾從使則梁其踁會阜彼洩葬叔仲昭子帶與南遺季氏使惡杜洩於杜洩非親信穆叔早識其才用之治內季氏之臣乃不畏季孫而去之已同志與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無豎牛之禍用之與兵且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卿謂季孫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介矢也不便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

爲云忽將舍軍倒插一筆以住句爲提句跨篇生枝妙絕殺叔孫歸宿在此結

無路公之用矣

曰夫子叔孫受命於朝而哭於王庭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復命而致之君豹自乘念其先人不敢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盂孫爲司空以書勳功也補注所書勳者春秋之今死而弗以是棄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非時不盡與禮同傳見魯三卿官猶舊制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接前此不敢討牛而此番葬叔孫獨侃侃者以有公命故也須看公使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媚季孫

此及下舍中軍公如晉三篇皆爲昭公出奔張本也公何以出奔以舍中軍而公室卑也穆子一日不死則中軍一日不舍穆子何以死以豎牛之亂季孫授意殺之也穆子

死而中軍舍矣嗣後季氏富於周公而昭而哀皆不終於魯此春秋列國所無之事誠魯君存亡大閑鍵也昭公即位四年年二十三矣詎不知穆子秉節強鄰百折不撓爲魯國第一流人尊崇護惜禮當有加其寢疾君親臨視命使往來共疾革請其遺言咨以軍國豎雖欲亂有所顧忌不敢發夫安得有置虛命徵之事又安敢以舍中軍之議誣穆子哉公既置若罔聞季復利於其死遂使絕世名卿斃於一豎之手傳叙叔孫感夢名牛爲亂季來公之昏弱牛奉季之主使兩無忌憚故既死猶僇之來黜出謀去中軍夫乃知欲死穆子之有由也

〔注解〕壞十一年始立中軍　○楚殺其大夫屈

此連下爲一篇以舍中軍爲主見穆子不死則中軍不舍季孫欲舍中軍所以急欲殺穆子也

臯公室也四字無限痛傷

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防邑今山東安邱縣西南）茲邑諸城縣西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魯地○蚡扶粉反）○秦伯卒（公子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經）

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疏云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是臯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公公室彌臯矣李氏曰舍中軍從事先公皆善辭也微國史季孫不欲舍中軍所由知舍中軍爲季氏專魯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孫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半歸公）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寫出杜洩大義激烈不畏權奸

取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分公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

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成二年僑如帥師見經豹爲僑如弟至此亦將六十矣不得爲年鮮少鮮者不之爲鮮帶以此言告季孫則季孫知豎牛餓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利其禍而已得專也終之謂也

而大權已去公無能爲

公命洩治喪故季孫不得不命洩既葬而行四字包括復命於公并以叔孫之誣告公

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之正路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按言知典禮不遷易其法羣臣懼死不敢自從也也遷易其喪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既葬而行能辟禍仲至自齊而來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玉也魯城南有太庭氏之虛於其上

豎牛之事亦作庫司宮射之中曰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左傳帶遺皆許聚而獨取邑以予遺以賂子卯位朝其家舍路葬鮮說皆不行遺特以助攻酬之

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孔疏服云使殺適立庶又披亂大順之道豎牛餓殺昭子不知豎牛殺昭子故但言其見罪莫大焉必以其邑與南遺將以救罪昭子之父故但言其見罪莫大焉必

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投其上關

首於寧風齊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以地名

立已爲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

餓死語昭子按趙氏凝非孔子之言謬甚周任有言曰爲政非孔子之言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

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是將行而歸爲子祀祀

奔而歸爲子祀祀

鍾云計豎牛事出昭子殺豎牛卽出孟仲之子假手甚妙此中天理真可爲千古賊奴之戒

俞云如晦冥之後忽見天日

馮云譬昭子作結然首尾照應終未完密又倒叙初生

莊叔得臣　穆子　父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三三上離下坤下艮上謙明以示卜楚邱卜人曰明夷初九變爲謙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吉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又曰鳴謙貞吉又曰無不利撝謙不違則四初穆子之生也莊叔行直則四方順從之象也

是將行而歸爲子祀祀奔而歸爲子祀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

按先儒括大意。明夷日也。離爲日。夷傷也。日明傷。故有復逐節解之。明夷日也。甲至癸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入爲僚。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王伯厚曰。日中午也。食時辰也。平旦寅也。雞鳴丑也。夜半子也。人定亥也。黃昏戌也。日入酉也。晡時申也。日昳未也。日中午也。日入酉也。晡時申也。昳未也。日中午也。日入酉也。晡時申也。昳未也。日中午也。日入酉也。晡時申也。

剛傲者子二家并二家所有亦爲季奪於是二家亦無以歸公而盡取之也其弊實作偏於覇國晉徵諸侯之賦而自以貢賦納於王故宿亦效尤四分公室而各以貢賦納於公也然昭公亦自有一二公邑觀後此伐季氏之公徒則亦有徒卒是以哀公因年饑而議欲加賦謂尺地一民皆非公有者非也凡公邑及諸大夫采邑仍各自征不在所分之內傳曰舉公室也此昭公剝床及膚之災不可一息苟安者況前此三軍之作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穆子多方辨制使不得遲公室不聞之乃出於一二小人之口曰穆子欲之也其可信乎稱兵國中殺仲壬取邑三十實南遺政刑大亂總、未見一人請命於公公竟未嘗一與其事是自處於弁髦也夫誅豎牛南遺莽一士師之力耳觀昭子即位之始立逐豎牛不假餘力而叔帶莽不敢沮季孫不敢爭況公以人君而治一二小臣哉仲尼之贊昭子深爲公情也獨是山川土田附庸錫之天子世守勿墜何至昭公爲季孫所踞而不之恤穆子表表人物何至爲豎牛顛倒而不之知蓋天也因叔莊叔筮詞隱然與後事遥遥相映照夫乃知豎喙之入夢即鸇鴟之來巢也　前篇豎牛鴟叔孫未嘗明著季氏知之故此篇特筆點出仲叔帶告季孫葬鮮之歜以見豎牛之作亂季孫知之且季孫授意也又點出南遺云叔孫厚季氏薄以見仲壬之殺季孫殺之也叔孫之邑豎牛何敢取以予人知牛與季一

晉平無恥至此

氣也是一父二子皆死於季孫之手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羅衡君弒不能討國亂不能去北面事仇讎是以殺其身而以屈生屈建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蒍氏氾蒍氏皆鄭地晉侯送女於邢邱子產相鄭伯會晉侯子邢邱傳言楚强諸侯畏敬其使疏云凡於滅子則諸卿皆行公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至邢邱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公如晉卽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夫有贈賄夫有贈賄無揖讓之禮晉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謚莊公亥孫慭伯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苫利人之難謂往弔苫取鄆按謂三家也民食於他子三家而不知公恩莫在公不圖其終爲無始者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昭公棄世守之人民土地讓之三家而不之省方習儀是急講求於俯仰罄折之文亦未嘗思朝覲述職一見天子不過爲朝見强鄰之用而抑知是儀也非禮也燕子巢於高厦不知火之將及已是其亟亟稽求而實他務於未遑者乃破家亡國之繁文而送之入於乾侯者也叔侯之言似也然公之咎惟不用子家羈耳其餘三事皆季孫爲

馮云反起反結中分三段聖王行禮至君亦圖之論理不可恥晉之事君至不

之公焉得而禁之哉如叔侯欲晉君薄公使公不重於晉之意也如爲晉侯亦失政故以公爲此全爲季孫謀小人之意也季孫如晉拜莒田請徹邊而諷則猶君子之心也然明年季孫如晉拜莒田請徹邊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叔侯何不曰是儀也非禮也取鄆不奉君命是無君也四分公室是竊國也乃敢於厥昭公而不敢斥季孫者蓋以平公略公之類也六卿季孫之類也忤不可無害也忤六卿則其禍立至也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地名）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修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修已甚（楚之）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而不失儀（順也）敬而不

然奈何論情不可恥韓起之下至莫不濟是論勢不可恥也

楚子之言非復人理豺狼其可暱哉如區區者而余畀且將以晉侯爲閼矣

三層通篇大意已畢

急接聖王務行禮恥守正林解執璋與禮反晉有備而加以禮

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雖汰修若我何及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卿足使）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足以厚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遷賓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林解）璋（頫見）享頫有（頫）庭實（享頫有璋庭實）皮幣（朝聘皆以圭爲信上公圭九寸聘圭八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六寸）子男執（璧五寸聘璧四寸）諸侯適天（爲君使執）玉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巡功曰巡狩）設机而不倚（言務禮）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有）飧有（飧加也）陪鼎（熟食爲飧陪加也）而不飲行禮（加鼎所以）宴有好貨（厚殷勤）入有郊勞（至）寘

於郊出有贈賄（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

步

不然奈何是截住上文呼起下文直注到往遺之禽

馮云一段中連敘二十餘人但見其密

亂興。失朝聘宴。城濮之役。在僖二年。吉兵禍。邲之役。在宣十二年。始於城濮。終於邲。

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測義]和好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晉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名寇。難備之若何。為備。言何以誰其重。此。接誰故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同。

昏而薦。進女。君親送之。上卿送之下。趙成子。趙武。中行。荀偃。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將佐。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韓襄為公族大夫。襄。無忌子韓須。起之門子。受命而使矣。年雖幼。已任出使

靈不見梁隧

族。叔禽。叔椒。子羽。皆。起。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疏。銅鞮。家語。孔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孰能禦之。叔向。晉人。若襄。韓起。楊肸。叔向。虎。四族。

反照可字

末段為叔向謝遠啓疆。厚為韓子禮。玉。欲救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多知之禮止可途出色補點韓起有禮見起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鄭地。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

遺之禽。以遠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將以親易怨。失婚姻。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徒。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魏舒。帥之。其戮不濟。矣。君

飾于小國而出使强隣不得不讓之叔向

禮稱物平施卑而不可踰晉爲盟主而甘心事楚君親送女又令韓起薦女卑極矣安能無非禮之踰太叔所爲憂也叔向則以爲汰侈適以自災而守禮可以止暴郤具一副禦强本領傳著此段爲叔向先立地步覺啓疆一諫不出自災二字皆在叔向意料中卽使其言不用亦自有不可辱者而初非全藉區區楚臣之解鈴也韓起不置一詞想見驚汗浹背因人成事不足數矣傳以蠻荆之賊天下同讎而晉則甘爲讎役故於楚君語中點出仇讎兩字已使晉人無地可容又於楚臣語中形容晉人事楚之殷更覺全無廉恥豈晉實不足有爲受制於楚而不之恥哉斯時晉國謀臣將士車甲土地全局計數不特可以敵楚并數倍於楚而君昵逸樂臣盡行私有一叔向而不能用遂至甘爲楚役而不辭傳之所爲扼腕也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自爲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政

子產治鄭之功實由子皮民之主也贊得確當晏子求一子皮不可得故不能有爲於齊或云以諷桓子不知桓子方欲篡齊何能用善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莒人愬于晉侯晉侯欲止公朱鈔昭如止者一及河不至者五惟此年善往來微范獻言又不免辱矣

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

絕不提起季孫之罪

乃不可乎請歸之閒（暇也）而以師討焉（乃歸公（蘇氏古史魯君在外納叛罪在季孫也季孫專國秉政見猜於君而恩假乎於吾以斃之此陽以牟夷爲實而陰以君爲市也）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賀景瞻曰季孫卞之取殘使襄公不敢歸鄆之取幾陷叔孫於大戮至昭公之立疆莒田取鄆又納其叛邑公幾被止范獻爲公解免非爲公也爲宿愛邑地也早與宿心契矣公方至而叔弓又敗莒師奉季之命而不忌公皆恃晉臣之庇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遴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會楚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地按今江南霍邱縣東陳傳越常壽過始見）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鵲尾渚今江南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洲）楚子以馹至於羅汭（馹傳也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也蹶羅永名）居衛反）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上（言吳令龜如此）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上（言吳令龜如此）

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按克能也）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決其事必可預知）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解也）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盛怒虐也）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其可以息師（息楚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

俞云立安

汪云若云不吉便難措詞與昌媚對秦伯意異而法同

觀王怒句是生腦

馮云社稷是卜一層補得兩匝

又云又轉一層上是複說卜吉此複說卜總是比前半加一倍法

俞云收案

不卜言常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乃在邲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莱山遽射帥縶揚之師先入南懷（南懷汝清吳不可入有備）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皆楚界）楚子遂觀示兵於坻箕之山南（接今在江南巢縣）坻直夷反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遽啓彊待命於雩婁（禮也善有備）

楚三路之師甚盛遽啓彊遽爲吳敗則以不備之故虔刻期至吳一則盛怒亟疾一則懲敗濟師而猶師之使適至執以釁鼓微獨逢彼之怒亦惡偵其師之虛實也問卜來吉乎便從卜上生發觀怒爲備一語是逆探其偵楚之忌

挾出其致敗之由而使之失驚殺則吉不殺不吉知楚必殺故卜以吉告也既據理斷又引事證之城濮吉兆應邲在邲隱照前師之敗繼此可以取勝何必遷怒使臣然邲不露圭角偏說此行吳庸有報楚之志蹶由如殺則必如邲之報城濮也或以爲暗指晉人楚處重此氣餒矣篇中純用反射法若仰面丐命涕泗橫流其於釁鼓豈顧問哉

唐云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故扼定使臣二字愚云吳以弟綯師豈甚愛其弟殺之只一匹夫故特點一人二字結出吳以有備而楚無功楚鑒前失而使待命以見蹶由之言深中當日軍機也

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景公卒故也終五稔）

讀左補義卷三十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塘　埴　校

昭公四

經 乙丑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弟平公都簉立。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杞鄫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上禮也畏晉也杞爲晉昏下禮也畏楚也秦與楚好。

三月。按伏鄭災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國之常法。子產度也。言準度已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竟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竟說賦。不可使之無定。刑不可使之有定。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也。防之以義。糾正也。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養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也。威之以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放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懼之以行。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事施之於涖。斷之以剛。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辟移於法。故並有爭心。以徼幸於書而徼幸以成之。乞疏爲法。文不能治。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因生爭端。可爲矣也。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名。云九。未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在襄三十一年。立謗政。作即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疏云。子產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言詩之功。刑。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如是何辟之有。唯以德與信。不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爲徵。以刑書錐刀之末。以刑也。喻小。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肿事。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其此之謂乎。乞疏季悝作法。蕭何造律。以今觀之。不可知。國爲我十。衆實我民。不生一日無律也。古者分地建國。皆殘賊之意。故臨事議罪。不須豫以告民。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遷代。且疆域濶遠。戶口滋多。故漢世酷吏專任刑誅。若信其殺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

林西仲曰。民有爭心。徵書不忌。即張乖釁。以一錢笞吏。吏云君能笞我。不能殺之。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一年。立謗政。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疏云。子產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言詩之功。刑。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如是何辟之有。唯以德與信。不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爲徵。以刑書錐刀之末。以刑也。喻小。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肿事。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其此之謂乎。乞疏季悝作法。蕭何造律。以今觀之。不可知。國爲我十。衆實我民。不生一日無律也。古者分地建國。皆殘賊之意。故臨事議罪。不須豫以告民。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遷代。且疆域濶遠。戶口滋多。故漢世酷吏專任刑誅。若信其殺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

引詩至末復收裹更緊

鍾云異國語以齊之而斷之以律天下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疏云若作法以齊之而斷之以律天下以治觀民設教遭時制宜也

按如也誠如吾子之言也

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以見箴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五月昏見火心星周戒爲惠也

而作火以鑄刑器也鼎藏爭辟焉

接謂藏其爭心之法于鼎耳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疏云象類也謂以類相感也

子產鑄刑書之意明示章程使人觀之而知避就自不同趙鞅之鑄刑鼎叔向遺書相規以爲先王於刑但舉大綱大法而其條目輕重淺深待臨時斟酌而制之又恐其無知慢犯也必先之以忠行務和七者使其遷善改過不改而後刑之然不得治獄之人猶恐未當也必求仁智兼全之吏連用三折其著精神俱在用刑之前何嘗汲汲於刑而以書示民哉若列爲科條瑣碎繁重則民知有刑不生畏心而生爭心矣今吾子以下方歸咎到子產引詩提德守將上面義政忠行等項一齊收拾自治治民無不化刑且不用何待於書末提出文王以爲德禮道民之法而以改制者深責之與夫子德禮政刑之說相合誠子產之藥石也或云子產以刑示人何嘗改作何以謂多制愚謂子產有意救世相其時勢所趨而逆挽之子產行之自可無弊後人恪守其書而或過嚴則轉非商鞅出其間矯之以寬則黃老莊列又出其間矣皆爲國家之禍夫子曰惠人知其心矣記曰能食之而不能教知其弊矣士文伯又言天道蓋人君政治上與天通今火星未出而作火以鑄

刑鼎火感必以火應故知火星見而鄭火也傳引此以見子產雖云救世實干天和叔向雖云人事實通天道使子產從叔向之言則鄭可以不災傳所以深爲子產惜也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之數多于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獻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爲罪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以加禮心對曰寡君猶未敢言寡君猶孔疏魯侯爵禮當七獻而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寡好之貨

爲受莒之叛邑公至晉而欲執之蓋季氏歸過於公也季孫至晉不特不討而拜受莒田韓宣范獻極口延譽加邊

好貨厚禮而歸蓋深與季孫相結而晉君喜怒惟權臣是主復何所忌憚哉

宋寺人柳有寵於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有寵平公太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盟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襲甥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十七年齊衛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弟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納華臣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城壞毋獨斬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城壞則女獨矣必有畏懼

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宋知女叔侯亦以爲知禮否

江云出爾反爾寫得輕快

馮云本可連叔郤將合比奔衛結過華亥另提重叙段落分明

合比欲殺寺人止告太子耳柳何以得聞讀至華亥與柳比知亥告之也柳之讒何以遽行亥爲之徵也傳一用明寫一用暗寫閽人與朝士合謀而剪除異己驅斥正人漢唐以來皆此局也或謂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右師者一轍乎公前既讒太子之寃而今又受寺人之譖太子佐前不能救兄今復不能爲合比解皆可疑也愚謂平公忮忌心勝既以疑殺子何有於臣太子不能救兄之死何有於合比若寺人譖人必伺其隙乘之故譖無不行向戌之讒華亥得之矣亦曾憶伊戾之傾逴哉因以見戌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也

六月丙戌鄭災終上文伯之言

報韓子也伏後半情事弃疾是主後半以靈之辟形弃疾之衷叔向之論正遥映弃疾衷而可則也又一變格

鍾云凡有禮于人者皆其高子自處者也彼侈人者當處何地

禮欲相稱叔向飾辭亦韓賢之授意也

報韓子也前年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地鄭辭不敢見王言棄疾共而有禮上卿如見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不入田田不犯菓不抽屋不強句不就人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得居位人降北走也舍不爲暴主不恩賓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也邪我衷也正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上教下效言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法也逸書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

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補注言楚卑晉畏楚）弃疾以一過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從前大國使臣有僭其君大夫者矣有人田樵樹采藝者矣甚而有抽屋强句者矣恣意陵虐小國過此真如盜如賊皆所謂辟也而忽有師徒不擾雞犬不驚者安得不同聲嘉歎末述叔向之言以見楚虔之辟而得見是人傭中佼佼矣弃疾本小人而飾爲君子其蓄心於壓紐之徵者非朝夕也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徐大夫）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遽洩（楚大夫）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按當在江而北淮水南今江南亳州有乾谿東南有乾谿按今壽州蒙城吳地按當在壽州鍾吳人敗其師於房鍾（今壽州蒙城）

注云師豫章而次乾谿明著子蕩緩師之罪

原云會申不縣往楚人無辭界

獲宮廐尹棄疾（闘韋龜子）子蕩歸罪於遽洩而殺之冬叔弓（叔弓一聘楚人來名明年劉楚之尋實叔弓拘之）如楚聘且弔敗也（補注不書聘敗則杜云不告非實）遽洩伐徐吳救之命罷拒吳之救使洩一意攻徐乃逗遛乾谿不進吳人偵得潛師攻之遂敗罷師於房鍾其師者罷之師也與洩何與而歸罪於洩寃獄也故經書遽罷伐吳以正之以見罪之在罷也可亭謂傳不足據誤矣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主句）士匄（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大夫相爲介得敬逆來者之禮疏云士句士文伯左傳文伯字伯瞞瞞與范宣子同族同名）晉侯許之（補注傳見晉衰諸侯復散）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貽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爲明年暨齊平傳）

北燕伯爲其臣所逐齊景欲聲罪致討也請於晉晉未嘗以一旅助乃毅然伐之欲納其君豈非義舉哉然君好賄左右諂諛猶之晉也

經 丙寅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杜解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開無異事故不重言燕）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婼敕略反）○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靈公子）○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靈公

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杜解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疏

文子（魏或云趙）云下文久次而不行節是求之狀燕知其意而行成耳（補注）

齊侯待賂非也蓋近侔小人但公逗遛諸家從穀梁作魯豎齊平劉氏桥左氏齊求魯成爲一節癸巳以下爲齊燕行成之事以合其文有燕齊平之語

癸巳齊侯次于虢（燕境按今直隸涿州燕人行成○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瑤玉（瑤玉下支久次而不行節是求之狀燕知其意而行成耳（補注）

齊侯待賂非也蓋近侔小人但公逗遛諸家從穀梁作魯豎齊平劉氏桥左氏齊求魯成爲一節癸巳以下爲齊燕行成之事以合其文有燕齊平之語

癸巳齊侯次于虢（燕境按今直隸涿州燕人行成○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瑤玉）櫝六屬）請以謝罪公孫蔑（齊大夫）曰愛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按濡水名在今直隸安州任邱之間）燕人歸燕姬（嫁女與賂）以瑤玉（瑤玉玉爵）甕玉（甕玉也）櫝（匱）皐牙（古雅反）不克而還（杜解不克納簡公而歸）（陳傳）釋經書暨罪而爲之求賂

涿州燕人行成○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瑤玉櫝六屬請以謝罪公孫蔑（齊大夫）曰愛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按濡水名在今直隸安州任邱之間）燕人歸燕姬（嫁女與賂）以瑤玉（瑤玉玉爵）甕玉（甕玉也）櫝（匱）皐牙（古雅反）不克而還（杜解不克納簡公而歸）（陳傳）釋經書暨罪而爲之求賂

齊及齊平而傳云齊求之○所以醜齊也胡傳以下有叔孫舍如齊涖盟事謂魯與齊平考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何嘗先書平乎或又曰外平而書必有闕天下之政燕與齊平何關天下事不知北燕伯爲臣所逐齊能誅賊臣以定歟則君臣之義明而蔡般必且就戮魯意如不敢出君齊亦何憂於陳氏哉天下大故

執急於此乃以定君討賊來以受姬受玉去是以他日欲納昭公子猶早有以覬之矣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疏云禮緯云天子旗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軫士三刃齊首無照應蓋遠爲再好王命伏案杜總注云謂旌只作借引故後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孔疏）芊草名哀十七年陳有芊尹蓋皆以芊草名官不知其故無宇之闕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無宇執無王也將飲酒遽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疆有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草名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

則盜矣前說臣見其不可逃後說盜見其所當執

將亡字引出盜字將盜字引出有所在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朱解有逃亡者當大蒐其衆以執之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作王）所得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若從有司是無器）所執逃臣也（按盜匿王宮則無執盜之地）若皆效尤而逃（北至汝水）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林解亡人歸紂如魚集于淵獸集于藪也）故夫致死焉（人欲致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按匿盜卽爲盜盜是二文之法若有取是言則當面卽盜盜有所在

不突不竭

矣周云盜在王宮則下文王自謂爲盜接不去杜注精臣字後應盜字

結二語前應

王張本未可得也遂赦之（陳傳載楸棗遠啓疆事見楚所以强宮說）此與桓文忘射鉤斬祛暗合若是他全是無道如何過得十四年

自古無道之主其性與人殊然却有容人所不能容楚靈其一也當會虢時設服離衛孰糾其謬況在本國之僭妄無字直斷其旌未嘗不畏之及卽位而翊戴無貳心又未嘗不感之其後執亡臣於王宮指斥不怒讀者以爲逢其歡飲之時而不知上文一段已有以奪其氣而締其交也

無字說到王卽是盜想見荆楚直臣大有國初鬻拳之風而語更雋永後世臺臣無此諫章靈竟自認爲盜戲言作結自古從諫莫王無此風致

能字與末兩不能相照將蜀盟坐在成公身上吾端無骨俞云提十年舊參需索不爲無名

不提起宋之盟以魯人不會于申而蜀之盟則成公親會也不提楚叔弓如楚以大夫聘問諸侯之常而如楚臨喪則如楚襄公親至也

楚子成章華之臺。（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謚云）願與諸侯落之。（祭中霤之神以安之也）大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名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公衡）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共王（孫氏曰共字無謂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傳序相授於今四王（康）恐有懈朝）郤敖及（郤敖）矣嘉惠未至惟襄公（襄公二十八年）之辱臨我喪（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況能懷思君德（德）今君若步玉（玉）此也足辱寡君寵靈楚國以信（信）蜀之（之）役致（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賕矣何（何）蜀之（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來）不敢望（如）蜀復有（有）質子（質）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

以襄公爲起訖見治謀不善後嗣受累也林堯問成公所賜何不踐言公將往夢襄公祖神道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雖鬼神亦無如夔寅之橫矣然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陳傳傳言公從楚之不得已也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有能攘之非文武周公所式憑予故夫子未嘗不偉祖文之爲下孟僖子仲孫玃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此時晉平失霸季孫無君楚何求不得魯何事不從固無待賊臣之鼓舌也而傳叙其言以見彼以得魯侯爲能則猶有不敢輕視望國之意焉前此取鄆之怨叔孫幾於受戮今受莒之叛人敢莒之師則與楚忤且不會于申而昏於吳爲楚之讎國則此來徵朝勢甚惴惴祖道有夢衆議棼如而季孫不一言早委君於楚矣僖子賢大夫也何至不能相禮荅郊勞蓋簒仕之初耳季嘗如晉以知禮受加遷乃已不輔行而委之於未經更事之僖子明使之辱其君且貽害僖子而季則安坐侯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衞惡之受凶惡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衞地豕韋如魯地衞大在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注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娵訾衞也子豕韋於是有災魯實受之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卒八月衞侯卒十一月

正論數此論迎

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之三日從時之所務日食之災魯衛當之晉侯已是必安故問及小雅日食作談經之快士文伯以三者相告直是頂門一針而痿痺無甚痛癢知其不足有爲也

慷他人之慨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成孟氏邑本杞田按杜謝息僖子家臣）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喻小知爲人守器）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

先破其夫子從君又破其守臣喪邑將罪悉歸孟孫

孰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楚）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問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我杞取之）吾與于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兼柞（二山）乃遷于桃（謝息也）

晉人爲杞取成（陳傳傳言季氏專不待公命）公方在楚而晉治杞田將取於季孫也是晉人無公也季不請公命不待孟歸而擅予以成季氏無公亦無孟孫也謝息爲孟氏守受桃與二山是上下交征利而不知義此大夫專政之極而陪臣將執國命之時也公朝楚而不告於晉因復治杞田故善事大國者莫如子產經不書爲宿所諱不使書故史無文也

小人逢君其佞如此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髯也。者相。欲先考好以大辂。魯侯好之。賜。既而悔之。遽啓彊。闔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諸云譎趣閒戰國人之先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接今山東沂州東南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吾聞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子得佐大子祀羣神。韓子

韓云鬼神爲屬于其衰不于其盛故文悼無屬而平昭有之子產語極剛正而此獨作

晉君臣已疾之方不聞此

疑辭似亦自病狗俗

祀夏郊。祀。差。鯀。晉侯有間。所。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莒所貢。子產爲豐。邑。三年。晉以。賜。致。曰。君以夫公孫段。鄭公孫歸州田於韓宣子。歸州田。賜。段之子。韓宣子。

論黃熊則字宇游移歸州田則語語斷決兩相映照

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也。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傳言子產貞而宣子愛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謂與趙文子爭。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

後之人一段意含子今不取他人得之矣沁入韓子心坎絕妙謀畫大臣至此可哀也

實沈臺駘不及君身則黃熊之夢無關君疾何與告趙武

者相反耶。夫諸侯僭禮不獨一晉晉僭天子不獨夏郊然卽不能正之豈可從而導之子產亦導之矣況此時韓起意在州田子產豈不窺破反州田足矣何必以夏郊阿之蓋世故過於周旋大義不無離合雖賢如子產不能免也全謝山述韋昭之說謂崇伯失祀與晉無與是爲淫祀夏郊而晉代祭之是爲逆祀以責子產不爲過矣

兩節絕不相蒙而合爲一篇蓋始終一州田也豐氏未有大功而忽賜州田韓起之請卽爲取州之地此意豐氏知之卽子產亦喻之矣卽段既卒韓子逆客私語囁嚅以爲還我州田此日也然當晉君寢疾之時在臣子當以此爲先務黃熊之問所由來乎子產姑就厲鬼二字畧高一辭

聊徇世俗之見耳及歸州田曰不敢聞於君私致諸子隱然聽其若何處置以遂夙心乃以易原則無取州之名而亨州田之利兩家不得爭子孫可世守作用極巧夫夫也見利不顧其君矣尙得與之進藥石之質言溯祭法之正典哉故隨問隨答可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三月在前或夢伯有介甲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余又將殺段也劉炫曰公孫及壬子駟氏黨）此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洩子孔之子也良子大叔之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

癸然而起情景躍躍

馮云起句乃是國人愈懼下文字然移之于後則無可得勢得神其爭落筆先後耳

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何爲子孔不爲厲問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有得詩媚于庶人之義孫云從政二句甚油然却有致鍾云不媚不信新妙却有至理

以取媚也或當反道以求媚于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佐趙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汪云前若子太叔只論得處置之方至伯有之所以爲厲尚未說破故須此處透發之靈爲魄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之聲也附氣之神爲魂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權勢林解居移氣故魄強是以有精爽明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也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林解去疾帥良鄭政鄭雖無興厚抑諺曰蕞小貌在最反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林解此用物勢則甚宏大其致精爽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爲鬼則甚多矣傳言子產之博敏

不亦宜乎

全謝山曰子產立伯有子孔之後皆以鬼神立說而亦未甚當伯有乃子良之孫其先有大功則立後固宜子孔名純門之師乃是國賊何可立後若但以取精用宏爲說則崔慶欒郤孫甯諸亂臣孰非取精用宏者何以不能爲厲也予嘗謂漢人識緯巫鬼之說實皆始於春秋之世當時雖子產不免也或謂子產原有存亡繼絕之意故因而立之按管叔霍叔未聞立後蔡仲之立率德改行故也子產終屬私意

此以無義二字作主若死於義則心理不滅其神昭明以淫昏之伯有死而爲厲故子產之圖說在

此而趙景之致疑亦在此鄭人相驚以伯有亦鄭人自相驚而伯有遂若乘之殺帶殺段國人愈恐則伯有益張或云帶之死當是鬼前知二子死期以恐國人或云人知此二人將死故托妖夢以恐愚民皆未可知不然罕駟豐助子晳者豈止此二人何以不皆殺之也一路寫來無限驚愕而以乃止二字咄然收住一若子產獨有冥契連鬼神亦機權在手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程子歎其最得鬼神情狀祭法有厲祭而後世鄉國郡邑皆立厲壇爲無主者之祀職是故也適晉景子問之想此事喧傳道路遠播鄰封十分驚怪而子產說來却極平實匹夫匹婦一證乃見取精用物懸空論鬼俱鑿鑿可憑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朝也襄三十年爲師頡典子皮同一族齊師還自燕之月順子皮故亦相奔公孫鉏代之爲馬師典子皮弟說云公孫鉏子展之弟生子至殺子皮之在此年罕朝殺罕魋皮弟子晳父昆弟子產所必二月罕朝是子皮之諛也罕朝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鬻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一等古之制也朔于倣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爲政九年強族猶至相殺可見治鄭之難韓宣志在使降一等不以罪降(林[解]駿大夫下大夫也朔本亞大夫今從下大夫是但降一等)子產故直陳古制免死二語真實之言睦鄭而干命殺人者使之從政此小人愛人以姑息壞法

亂常之舉也子產以免死爲惠而不請誅朔者亦親親之故也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孫林父也而取其地也故諸侯貳詩曰鴟鴞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鴟鴞篇也飛則鳴行則鳴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弔恤也不相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王卿如衛弔且追命如今之襄策也公曰叔父謂公敬也余敢忘高圉亞圉高圉亞圉皆生亞圉太王亶父之祖也陳傳言先王之右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余敢忘高圉亞圉高圉亞圉皆生亞圉太王亶父之祖也陳傳言

此以晉書爲禮焉庇其賊人孫林父而取其地也故諸侯貳詩曰鴟鴞在原乃因主以叙賓也王朝禮背親覇國矣

林父彌縫晉大夫考終于戚開手晉大夫三字與成十四年甚善晉大夫相應蓋前一班晉大夫已死而後一班晉大夫繼有靈氣

周衰諸侯多不待命而自立按二圍遠祖其族姓猶不敢忘況衛爲文王之後乎杜解迂

晉悼覇功方熾聽林父之逐君立剽則荷偃之謀也及平公踵謬置衍於夷儀則士匄之謀也迨剽弒衍復乃執其君以戚田予林父則趙武之謀也澶淵討衛之歲至此已十有三年韓起爲政林父既卒是非漸明而後知林父之爲賊知諸臣之庇賊夫庇賊者亦賊也是時晉室日卑諸侯離德晉大夫揆厥所元其最失策莫如衛事乃弔使往戚田歸藹然春令之風告喪於周天王追命彷彿西周之典嗚呼非晉人加禮則王使不行晉執政皆周之賊豈獨優匄武哉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習儀苔郊勞以此爲已病乃講也

唐云只起一行寫僖子能補過以下俱是補叙後事作能補過證佐

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子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名其大夫

僖子歸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

大夫卒時孔子年三十五疏云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誤聖人殷湯之後也而滅於宋孔子六代

弗父何禮之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及正考父孫孔父嘉之父佐戴全身見正考父禮之共也

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厲公之弟一鼎銘云考父廟其之全體見

武宣三人皆三命上卿茲益共於僂僊共於僊僊共於伛伛羽反循牆而俯僂力主反僊息淺反羽反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如是人愈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爲饘鬻館粥餬屬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

餬戶吳反饘之然反鬻之六反

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按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弗父何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大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則知禮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雅小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此於僖子歸自楚之後深病不能相禮統叙一生學禮工夫只二語已盡至其將死講學已成其曰禮人之幹無禮無以立一言扼禮之要而體用無不包舉因命二子學禮於聖人推及聖人先世皆深於禮者之言也夫平仲善禮不足知仲尼僖子學禮有以識孔子三家多以富厚遺子孫而僖子以師事仲尼爲式穀豈非卓然君子可則效者哉此及偏陽傳左氏言仲尼必黜師事之人蓋仲尼以前君師之途分師道著而後春秋之

君道明萬世之君道立
單獻子（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棄親用鬻也客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襄公頃公之父殺獻公而立成公弟獻公）
弒立於王都之內天王不問何有於列國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衞侯武子對曰不可治官居職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
序不類易（官職不則非一法）
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
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孔疏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時謂四時日謂甲至癸也）
月二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
明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
同何謂辰（孔疏東南隅有辰大火謂之辰又北方有辰星林鄉其義莫同何者謂之辰詳以告我）
對曰

用閒插語所以發公之問（鍾云妙）
論災異春秋字字言事應意（亦如此）
文伯重在人事（公專問天）

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
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
乙（疏云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士文伯以占驗之術引其君以當道欲公信其言而求弭災之方也同始異終專就人事言同一事之始而或賢或否各異其終賢者憂勞以消變否者安佚以名災不可預定也原只在前篇後一段內此特約言之燕燕居息四字盡晉平一生而六卿亦復如是其憔悴憂國者總無尺寸之柄就異終上分出兩種人而一戒一法昭然公但問六物已全無省身意故欲其多語卻以兩言盡之若曰如與論人事斯時弊政刻竹難盡也豈直多語已哉士文伯兩進讜言其人品非諸術士所及

此敘孔成子立靈公郤以史朝陪靈以史墨陪孔而繫生之日元倘未生先有立元相元之夢空中著筆極靈幻

衛襄公夫人姜氏宣姜無子嬖人婤姶婤音周姶烏荅反生孟縶立反孔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夢康叔謂己立元時元未生余使羈烝鉏子之孫圉與史苟史朝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一也合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歲在二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亨衛國主其社稷今著辭遇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坎下坤上比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屯周易曰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名元非長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辭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子嗣

孔成子是主郤游移無定史朝是賓郤十分斷決通篇極有出入靈極有

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筮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大誓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屯初九爻辭磐桓利居貞魏明帝之徵也侯主社稷臨祭祀奉管寧曰磐桓利居自昔以居字爲句也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此爲立靈公傳已包舉靈公一生事自古無道之君任用小人未有不屏斥君子惟衛靈公任小人而各取其長疎君子而亦從其諫如孔圉小人也用孔圉而王孫賈祝鮀諸有才之小人進史苟君子也用史苟而遽伯玉公子荊史鰌諸有德之賢人進此其所以能公養聖人無道而不

亡也。蓋康叔見夢之時一。囿一苟若交手相付不良於足。
筮襲於夢。亦康叔陰爲主持非人力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垣

昭公五

經　丁卯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是年楚滅陳十三年楚平復封陳惠公吳立○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杜解稱行人非行人罪）○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爲招所立未成君）○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大雩（不書旱而秋雩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發徵招殺世子之賊也孔

唐云書其地以實之

作三層折入正意

橫插築塢卻一語石言爲此而起子野亦向爲此而發

爲云卽以言映帶見石言之可駭不

吳無罪○葬陳哀公（僖）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社解晉地按今山晉侯問於師曠（西榆次縣西北謂有精神焉）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依石而言）不然民聽（異疏云古小人之不能言者非不經古出適以取怨于

人而自病君子之言因事諫正巧言如流（怨而躬處休也）是宮也成諸侯必叛（爲十年晉侯彪卒傳）

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傷）

聖人語常而不語怪左氏語怪矣然鄭蛇之鬬而曰妖由人興晉石能言而知咎由怨作語怪而不失其常聖人之徒歟

俞云曠言石言之故叔向信石言之應

如人言之可信

有此一屬而招乃迎合哀公之意殺太子而立留矣

陳哀公元妃嫡夫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皆哀公弟）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悲自殺經書辛丑干徵師陳大夫從赴）于楚（一畽反）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恕之於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恕也）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

勝于楚以討賊望之也然勝候矣圍亦

賊也前分敘却用總寫此總斷却用分寫

在、招、也、陳傳嫌同衛縛、行、人、也、疑爲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

陳黃故別釋之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殺太子者招也假之權者哀公無異公自殺之而經之義則罪在招蓋哀公實無廢殺太子之心也不然招殺之何爲憤志自經乎其屬留於招以招秉國政當善遇之且恐留素有寵太子或恚留不能善保其弟也徵師赴於楚告喪也及公子勝之愬始得招之情而遷怒行人則楚靈之暴或謂徵師爲招之黨未見其必然也徵師既殺楚討必至留不安於位而颺雖無拒奸之節猶有遠害之明前不與謀後不戀棧書公子如未爲君且不許招之得立君也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

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晉非獨鄭

賀者在堂弔者將在門晉臣如師曠史趙皆知之晉未嘗無人也

秋大蒐數軍實于紅自根牟魯東界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宋地魯

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輯偽三家假蒐禮以數軍實陰擇其材勇之士以彊私黨

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蓋三家耀武也傳體經義其寫大蒐之盛只十一字具見自東徂西旁握相屬

車突馬馳獵獵有聲然極熱鬧邾極衰颯仔細一想覺大蒐時一邱一賦一車一卒皆非公有十一字字字傳太息之聲

可參拓上林校獵諸賦

晉之盛晉楚所以俱敝也

史趙子太叔傷心悼志過于慫恿彊遠矣

讀云韋華虒祁極一時宮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欒施欲治其室。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成子頃公子圉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揖也皆來奔。不書卿而立子良氏高彊子尾之宰旗自陳氏出語安知不為子旗子尾為子良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并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孔疏將往子良之家又數人告不敢去戒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問之而還聞子游服而逆之備著周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小人法當得如是子胡然語載斷子盡謂之一語殺場桓子意外

向子良之家桓子將出矣問之而還聞子游服而逆之備著常游戲之服問桓子所至聞子盍亦授甲無宇名桓子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詢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言當施恩於不惠者勸請命焉曰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若先人何子盍謂之。使無我周書康誥曰惠不惠茂不茂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服行桓子也。和欒高吾猶有望。望子旗遂和之如初二家惠及已。此為欒高出奔張本。郤以陳無宇為樞紐。無宇乘欒有隙欲以高氏成則不為恐為之不效禍或及已耳無宇方授甲水到渠成則不為恐為之不效禍或及已耳無宇方授甲戎服將助高伐欒而欒如陳氏此一語為通篇轉關以上則無宇為高用以下則無宇為欒用故前則授甲忽而游服前將助攻欒忽欲助欒轉換之機不可捉摸而欒施說出一番兄弟至情於是兩邊皆無可下手乃偽為感動稽顙下拜以攻始者遂以和終此處姑草草結局當別尋一事端而去之此無宇之心也。

馮云兩遂字刪應作攻落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悼太子偃師圍陳。宋戴惡大夫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凡疏云

此分兩截上半寫滅陳下半寫復陳起本經所以不書之。明殺免之故。不必再言孔疏請賓之玉不用。既謂既又葬也。

馬玉乃陳侯所乘佩故克不欲爲楚得之補正輿楚人將殺嬖大夫也掌君之車乘如晉七輿大夫之類。

按傳敘楚人欲殺袁克已發。請賓之朱解置馬既謂既又葬也。

請私臣恩。私盡君私於幄朱解盡帳幕中加經朱解服於額而逃欲不諂

爲楚使封戌楚大夫爲陳公臣。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戊輿靈王爭皇頡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

忘得意滿之詞

陳白會鄒逃晉從楚卒爲楚滅亦入事耳非盡由天

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謂對曰君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禮致死殺君以寧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

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神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盛而水滅。疏云歲星天之貴項。水德。故以此年終。陳其族也。故知滅亦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津。析木之津。劉炫曰。天河也。地用也。魏氏曰。由盤庚若顛木之由蘖。蓋木之旁生條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自幕舜之後

至于瞽瞍無違命。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之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臣。開。盛。德。必百世祀虞。賜姓曰嬀。田諸陳。紹舜後。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遂此時術家之說盛人事所以益不力也

遂遲與敬仲奔齊篇相應

招豈特殺太子哉。陳侯聞太子之死。憂悲自縊。律以趙盾許止。則招實弒其君。經書袁公卒者。陳以疾卒赴諸侯。魯史不得而知也。楚弃疾奉孫吳圍陳。聲言爲偃師復讎。假

討賊之義也。卽不滅陳。亦懷惡而討。況從而滅之乎。名爲討賊而不殺招者。非獨歸罪於過也。家則堂曰。意招自知罪重。開門納圍。圍德之故。免其死也。孔奐見於宋之會。本陳之卿。蓋有心故主而拂圍之意也。觀其欲殺袁克。則知殺奐之故矣。招書公子奐不書官。從楚告辭史之舊文也。於是托爲葬陳侯之仁。以告諸侯。又飾爲不念舊惡之義。以陳封戌然戌之直辭以對。終已屈膝爲臣。不如克之加經而逃。不肯稽顙亂賊傳彼此相形。得失自見。而晉平爲中夏之盟主。夷然不槩於心也。以陳滅問史趙對以猶將復由便。當乘時救患。續虞帝之祀。又告以繼守在齊便當。乾綱自握。深足大之憂。乃晉臣絕少諍言。晉平全無儆省。此楚之所以橫行無忌憚而晉日以卑也。凡寫楚事必以晉夾寫。以楚之惡晉爲之也。

經 戊辰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在解以事往。非行會禮。〕○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秋仲孫玃如齊。○冬築郎囿。

寫許遷于夷而以遷陳夾寫便覺錯綜有致

傳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鞅會楚子于陳。四國大夫卽會葬之大夫也。朝楚子耳書會諱之也。書葬後會以葬而往。以會而終也。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按今江南亳州東南有城父故城。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疏云。許國盡遷於夷。夷田少。故取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益之。

以夷田在濮水遷方城外人西者與城父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城父陳地楚滅陳分陳爲二以陳封穿封戌以城父遷許

然戌之封在前以陳寡弱故遷城父人於陳而城父濮西之地近陳故以益陳則陳強及許又請遷于楚時城父地墟遂遷許城父其田不足以資之故請遷方城以外之人實棄地又取州來淮北近夷之田益城父而許亦固此爲許遷於夷傳攷前後皆叙遷許事

周甘人甘大夫襄與晉閻嘉晉閻縣大夫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陸渾之戎代潁周邑按伯爵代周自晉平始陸渾今河南嵩縣北有陸渾故城王使詹桓伯周大夫辭於晉

此一段見晉不當與周爭

辭責讓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按駘在今陝西武功縣南芮今山南有薄姑故城商在魯地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按今薄一作薄亳一作亳涼蔣周公相成王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按髦弁亦冠也言冠天莫非周土而分土以建兄弟亦欲匡扶其廢墜耳豈既久而因以敝壞之耶蓋弁髦可以久而敝周室則不可以其廢墜而因以剝削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下言檮杌罌舉四凶之一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陰戎之祖與三危者之姦居于瓜州肅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二年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五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國誰

弁髦句是承上語非起下語也

先王以下見晉不當率戎伐頴

儲云先責戎以責晉後釋戎以啟責晉嚴于六師之移

之谷也。晉在后稷封殖天下。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宗族之有長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伐周邑。故云。宮說王言如此峻。非周之強能然。亦是晉無禮之甚。深犯周王之怒。言文公未能改正。朔易服色。襲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襲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後。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離直子其圖之。宮說天子諸侯。非校曲直之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按測義云。叔向當及其未伐而止之。非也。其棄其闕。不謀也。宜子說王有姻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與隧。送死。反顧。俘王亦使資濟。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陳傅言周衰甚。因見晉之無咈。

叔向知罪而晉卿視爲固然

開口斷決令人不知所謂奇絕

晉所以爲霸主者。以其能尊周攘夷也。爭周之田。伐周之邑。且率戎以伐周。安在其爲尊攘乎。只敘事二語而晉罪已不可勝誅。桓伯不屑屑就事言曲直。純以大義責之。語語帶忿懣之氣。直是威於斧鉞。叔向將罪案一一自認。雖貪戾不臣之韓起。亦俯首聽從。猶不能明白詰罪於王臣。禮哉。觀敘事二語。以爲晉而借姻喪以行。何嘗有人臣禮哉。

平罪不容誅。及讀至宣子說三字。方知閻田之爭。韓起使之爭也。戎之率顓之伐也。吾不知易象春秋所言何物。而喟然興嘆之後。其行止敗壞。乃至於斯。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顓頊之後。火畏水。故爲水屬。火水妃也。爲之妃。疏

逐楚建陳乃云木畏金以乙爲庚妃也金畏火以辛爲丙妃也火畏水以癸爲戊妃也土畏木以己爲甲妃也水坎也離爲火坎爲水火水相治也由于天奇絕杜用此說服云火離也水坎也離爲中男故火爲水妃也妃音配而楚所相也楚之先實從五行至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也妃音配而楚所相也楚之先實從五行至理說出占驗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于周爲五月雒鑿不移雖子產亦不必年說周氏曰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故曰五年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按遠斥爲妄言置閒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疏云逐楚妃以五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不聞祥異如陳非也左氏得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四歲而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次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亭毒六氣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火盛水衰按陳氏云察亦復封不聞祥異如陳非也左氏得於記載其無傳者則不識也

外災告乃書陳滅矣則誰告蓋叔弓既歸衰克葬陳侯據弓所聞而書陳災據弓所見而書也或謂聖人無存陳之意不知聖筆書此便有一段欷歔抱腕之心傳大書鄭裨竈告子產之辭以爲五年陳將復興一若天心不忍亡陳與聖人之心隱然契合正發明聖人存陳之意也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讀書按檀弓作杜蒯請佐公使尊執尊酌酒作樂師師曰女爲君耳將司聰工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飲工曠也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殊以君之佐公許而遂酌以飲之佐之也樂所以辰在子卯謂之疾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聰耳也聰耳徹宴樂學人舍業補正言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又飲外聞而作樂職在外服雙瞽叔按檀弓作李調女爲君日將司明也故主視

唐云有請佐使尊句下文乃不突檀弓請爲許公之佐而遂酌以飲之佐之也樂所以辰在子卯謂之疾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聰耳也聰耳飲斯大君之前恐無此理

此節是人意中所有

不說公無哀容邾說公有是容司明不見大奇

以旌表禮。禮以行事。政事有其物。類也物有其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歡會。故曰非其物。孔疏調和飲食之味以養人。所以充人氣也。氣得和順。所以充人志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行人氣也。氣得和順。所以充人志也。末言耳目失官天君不振由已司味之罪。此從未經入道過故使入馭服

志以定言。在心爲志。言以發口爲言。工與燮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疏云。二御不出令以罪之。必是食味失宜。是非命臣之罪也。失作而君不出令以罪之。必是食味失宜。是臣之罪。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共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荀盈之子。知文伯。下軍代父以說焉。說自解說。

以東萊曰膳宰飲食之官甚賤。一衆爵平公愧悔之心隱然而生。本欲廢知氏。緣此遂止。看此一事。猶見得三代工執藝事以諫。氣象後世諫有定官。言路始狹。不似三代之時。人人皆可以諫也。

晉平欲廢知氏立其外嬖屠蒯欲諫而不敢侵官也。適公飲酒。請佐使尊。遂將一篇諫章。分爲三段。劃作三人寫出。並不爲平公科罰而公之罪。即在三人罪中。知氏之不可廢。自在言外。此工於用諫者。古今人主。莊言不入而賤工小臣。往往以一言悟之。皆屠蒯之作用也。此與檀弓功力悉敵。而欲廢知氏一段。更有關係。覺上面三節節爲此。或謂知氏專權。公欲去之而屠蒯爲之游說。夫六卿將以分晉。何獨一知氏乎。之昏庸又豈能有鑒於末大乎。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以不能相禮。故學禮。至此魯人知其達於禮也。欲脩殷聘於齊。以繼二十年前舊好。僖子應選。夫子所謂補過之君

子也。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用速成其以勤勞也初交反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書時者厲民之事雖時亦書築公築之亦季主之也莊三十一年築臺於郎至此又爲囿臺下有囿也以公命築囿欲其速成使之聚怨於公昭子有心公室者也云焉用勤民若不知季氏之心事者然然而終未必從者勤民之名在公則殿民以歸已也

經　己丑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杜解嗜酒好內以取敗亡○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陳傅四分公室叔弓爲季氏貳也故序於仲孫貜之上而叔婼居守○戊子晉侯彪卒○子貜公羊立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子元公佐立

傳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常星婺武仆反鄭禆竈言季○婺歲星也謂歲星在顓頊之虛元楊之維首○齊薛二國守其地○齊薛姓○居其維首而有妖○薛姓任氏實守其地元楊之地○姜氏齊姓○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元楊之維首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婺女爲齊分野婺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織女爲織女爲處女邑姜者綱也元楊次有三宿婺女爲其初婺女是次之綱維也居其維首妖星居之也告邑姜婺女爲齊分野婺女爲處女邑姜者綱也元楊次有三宿婺女爲其初婺女是次之綱維也居其維首妖星居之也告邑姜婺女爲齊分野婺女爲處女邑姜言其子孫當死也○邑姜晉平公之母而於周無災任姜共守其地而孔氏云邑姜亦成王之母○吾是以譏之○虩卒傳

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補正逢公亦姜姓見國語○孔氏云邑姜亦成王之母○吾是以譏之○虩卒傳

不告薛女知占驗之書不可以常理測也

惠公子有于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信內多怨（說婦人言彊於陳惠公故多怨）

欒子高欒施高彊皆公族

鮑氏而惡之（惡陳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驕（欲及子良醉故驕）告鮑文子）

不察其僞而授甲知此兩吾由陳氏使之

遂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則皆將飲酒桓子子良則將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為往（欲以公助）遂伐虎門（欲入公門）疏云虎門寢門畫虎）妥平仲端委（高二子朝服）立于虎門之外四族（陳欒鮑高）名之無所往（共徒曰助陳鮑乎）

曾將飲酒可知欒高之寇

曰彼雖不信（彼傅言者）聞我授甲（按欒高聞我授及其甲必將逐我）必逐我（附注言欒高勝於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助欒高乎）曰庸愈乎（庸然則義可助助）

取勢甚緊忽用晏子一隔便寬展

韓云好雖相爭狹君則勝

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名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夫以靈姑

公旗名）率吉（吉請斷三尺焉（不敢與君同）而用之五月（補正）斷其旂也）扶眉反（祀后稷之處按大國時齊有欒高敗又敗諸莊）庚辰戰于稷（稷下館今山東臨淄縣境）

大軌君則敗故無用之主正供奸臣之大用也

六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城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已上完來奔事已下足逼出陳氏始大）

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

要結於公

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畜利生孽（妖害）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齊邑）桓子名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子山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告公而反棘焉子山故邑按今臨淄縣西北有棘里亭）

要結於衆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

之按今山東長山縣南）反子城子公（三子八年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已邑分之）

國之貧約孤寡者

私與之粟曰按桓子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
汪云且做且說心事畢露
賜天下行桓公之周徧桓公亦能施以致霸按公與桓子公自喻其志可誅
丙戌
莒之旁邑辭爰讓不穆孟姬景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言陳所
以興
此欒施來奔傳爲陳氏纂齊張本以陳氏爲主前叙欒高出奔後叙無宇新政陳氏所以興也欒高强於陳鮑無宇欲翦除久矣前此二族有隙欲傾之卒不能其心曷嘗一日忘二族哉欒高不知所戒者酒則自防者疎多怨則助之者寡信內則賢才不與爲謀皆可乘之機也無宇既寵於公又睦於鮑遂憑空撰出將攻陳鮑之言使人告陳亦告鮑蓋地風波皆無宇爲之使視二子鮑使之也傳百忙中插陳鮑方睦知鮑氏協攻非其本意欒高欲入虎門公拒之知公之助陳鮑也至此可以直接王黑率戰乃忽以平仲端委裁斷而晏子之語郤與立崔氏之門外相複左氏叙事變化無端何至使人習見誠以異姓强臣稱兵國中翦滅無罪之公族此正齊國存亡所係而爲此不著痛癢之言在晏子只依樣葫蘆在左氏亦自抄粉本且公名平仲於使卜之前公意未有專向故以卜決疑平仲何不以納欒高去陳氏危言開諭而竟不然者蓋齊景不能有爲欒高本非令器宮中左右無非陳氏私人言之未必聽而禍已隨之故不爲也迨公旗一指國人蟻附而欒高逐矣後平仲又爲無字畫策或曰晏子以讓免禍故以正告

之或曰陳氏之大。不可謂非平仲之力。或曰晏子欲張公室故教之分室於公子皆以爲不然無宇老奸厚施二字是其世傳衣鉢無故而逐欒高國人必以爲利其所有故一番新政盡反欒高所爲公族歸心人人悅服而我已坐享其實又何待平仲之謀屬如彼不欲致公晏子豈能強之哉平仲明智人也知爲陳氏所忌助陳鮑之間曰何善焉不覺破綻全露因此納交於無宇殷勤獻忠謬託知已以圖免禍而無宇亦若肯受讒言奉教惟謹其實不係此也無宇何以先與鮑分室蓋鮑愛而柜致於公使公懲鮑而德桓爲他日逐鮑之地也與莒之旁邑因其居於莒故以旁邑廣之不受者志在高唐耳而穆孟姬代爲之請知其謀直通宮掖媚其母夫人而無宇之賢欒高之過稔熟於公耳故欒高欲入虎門而不能晏子欲直言諫正而不敢此又通篇之關鍵也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莒邑取郠不書公見討於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補法）不書（史諱國惡）魯祭于周公（魯諱之）古者災（古烖字）禦（壹同也同人於畜牲）災（以彼字視壹世變已極并不可謂彼）

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經書三大夫帥師傳發明聖人罪意如之意故獨言平子然則取郠季取之也用人季用之也喪心滅理至此而賢如孟僖子叔孫昭子絕無一言蓋意如之惡甚於宿皆有鑒於臧孫見逐之故而避其鋒鏑乎武仲在魯其必有以

極寫送葬之盛釋經已完以下類敘送葬大夫以昭宇之言爲主

阻之矣此傳之微意也

戊子晉平公卒（如禪竈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敘子產料事之明亦見諸侯竭其國之所有以事晉

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子產曰喪焉用幣）載幣用兩必百兩車百乘百兩（言千人之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命然亦見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而）禮（又命孤孤）之中（附注）三年之喪如斬絕（哀痛之深如斬）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

此段敘叔向辭命然亦見晉略居喪盡禮不敢釋服以見諸大夫得叔向輔之宜可有爲

此一段全篇歸結傳正見在哀經中者不可不慎也

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不知）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按我不足以知此）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疏云尚書太甲篇）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子展）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不慎）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子公宮在公宮葬而歸君親推之車而）送之（推其）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補正言）補正可不慎（謂子）喪夫人之力（尾）弃德曠宗（曠空也）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宗廟曠而不祀）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詩曰（已身以喻高彊）不自我先（身自取此禍）不自我後其是

晉平卒而諸侯使送葬者十有三國故晉當平昭之世諸

侯益睦。文襄以來無此也。然而五國弒君。平不能討。十二會盟。其最失策者。無如宋之盟。楚虔大合諸侯。恣意殘滅晉備備屏息。方且薦女於賊。廉恥盡矣。故於其卒也。傳書送葬之盛。以見時當全盛勢有可爲。叔向多才不難輔覇魯有昭子。鄭有子產。皆諸侯之良也。奈何甘爲楚役哉。昭公初立於蠭壤之時。膺幹蠱之任。晏安猶昔。恐棄德曠宗而非其國矣。故末書昭子言人子當慎。豈獨魯諸大夫韋弦之佩哉。傳爲晉昭危之也。

奄与以小忠結主猝然有同天之力可畏哉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平公太子佐）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其處（卑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商竪引起便含下叔向一段議論

經　庚午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補正）楚子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杜解）昭公母。○大蒐于比蒲。（比音毗。○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地闕。祲）。○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徧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地闕。魚靳反）。○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歜（齊謚）。○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

傳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杜解）嫌以聘事行。故傳具之。景王問于萇弘（周大夫。萇直良反）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靈侯）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近

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按史記稱農叔明鬼神言方怪以此見殺固與傳厥不足信而陸氏猶譏其淺之乎知天道非也言天人感應其威赫奕欲王脩德以凝命也意者太子壽未卒而子朝已能

楚子在申名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戶暗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己殺之刑其士七十人言楚子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呂說靈王滅陳蔡逆人必之甚靈王喪身亦起於滅二國月抄辨夷行無道已甚春秋所以名斥其名此言凡例也）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若接上傳有深意）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弒父）而不能其民（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伐）而克（楚小位）何故不克（縣公）然肹聞之（肹身）不信以幸

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今又誘蔡而殺其君（蔡）以圍其國（蔡）雖幸而克（楚）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棄）克有緝（緝）以喪其國（紂）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棄（棄爲）仍之會（有緝）叛之（故伐）而克之（楚）疏云（縣）棄奔南巢（故云）喪國（紂）首（縣）白旗（故）紂（楚）以（身）隕（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不）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警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救助也）不可沒振（振）猶沒不可復振（振）

經於諸侯相殺有俱不名者（如昭十八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是也）皆以爵書（著其）以彊凌弱之罪有俱名者（如今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是也）虔與般皆弒君之賊

絕無報應人幾疑天之假助不善而其趙于凶德得此二語方見天心

也賊本宜討而討之者亦賊是以般殺般也故書名以兩聲其罪此聖人之特筆也以景王起而韓宣終何也王問蔑叔之時楚未嘗誘般也般之弒景公已十二年如王靈稍振必能聲般之罪命諸侯以討賊乃以蔑叔之忠勢無如何而甘讓之楚傳叙此憫周也棄疾闔蔡之時蔡世子孤軍自守晉爲盟主叔向告以天將斃楚示以順天行討事半功倍而韓起不能傳叙此惡晉也嗟乎君相不言命匹夫匹婦力竭計窮則矯首而呼福善禍淫之天若握贊天之權居繼天之位而天命天討不能有爲猶敗是而待夫天皆天所不能假助者也故寫楚事總以晉來寫有深意焉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惡三家也斯時車馬卒乘皆爲三家有此大蒐乃三家耀武也齊歸於是月卒視君之大喪漠不相關何怪後此之朋比逐君乎然皆公致之也公無感容已不顧其親矣

齊歸傳謂敬歸之嫓襄之妾昭之母也自昭之哀何以無卒敬歸之文蓋昭公爲意如所逐而敬歸之卒爲意如所制不成喪故不赴諸侯亦不書於史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浸祥脩好禮也

蒐非存亡之由故略之不宜爲之盟會以喪不宜爲之盟會以

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隣女爲僚友者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

二女自隨而奔僖子

僖子使助遷氏之遒

副倅也遷氏之女爲僖子副妾

周云遷氏在外正室不能臨之禮和容也僖子爲無後計故受泉邱女之奔如夢叶吉

吳啓之也

別居在外。故德子納泉邱人女。令反自祓祥。宿於邃氏生懿。副助之。○邃爲彼反。邃初又反。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其傅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嬰生。

穆子庚宗之宿有夫之婦也斯謂之淫宜有淫禍此女有夢泉邱人請於德子凡不以禮聘皆謂之奔育二子而師事聖人南容更爲高弟孟氏之廟有光歟

清夜鐘聲

鬼度叔叔向之言一轍

楚師在蔡。向四月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補正物。只作人字解。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不書救蔡。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不果救。天將啓蔡以雍楚。盈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

所謂止此

蔡太子將犧吳叔向知之

歲在大梁。後二年十三。晉人使狐父。晉大夫。請蔡於楚。弗許。歸義。歲。歲星。周。復於大梁。自弭兵議興。中國戎車久不駕。故人不知兵以。中國之大。八國之衆。不能辨楚一隅。良有由也。

荀吳一呼。如夢初覺。厥憖之會者八國。齊宋大國在焉。斯時蔡世子有方嬰城固守。效死弗去。不忍忘親事讎。以丐一日之生也。相持八閱月。日待諸侯之救。而此時荀吳善戰。魏舒善謀。刻期進師。敗楚救蔡。豈非霸者之舉。無如韓起之覺而又夢也。請蔡於楚。益爲楚輕。楚人弗從。坐視枕戈復讎之孝子。縛而爲山川禳祀之犧牲。噫。韓起之罪烈矣。子產曰。不能救蔡也。早知韓起矣。

單子單成公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林解其視過下。惴惴然。其言太徐。奄奄然。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孔疏著定。謂行立處。○著。張慮反。舍有表舍野

否
朱作正論
第句轉

設表以爲位。疏云。禮。衣有襟。領會。帶有結。帶會朝之言必諸侯建旗以爲表也。古外反。結會。

聞子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襟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無守氣矣。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林解。無守氣。神氣不守其體也。

天王聞晉將有救蔡之師於是使單子來會蓋錫以王命使以大義討賊救患也單子守氣既失視下言徐韓起暮氣不揚縮首股慄傳大書叔向之言以見蔡人危急之秋晉人方從容臧否人物君子知其無救蔡之志也以發明經不書救

九月葬齊歸公不戚。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佑。按歸齊歸也。歸姓。謂齊歸所生之子也。凌氏乃謂母不姓歸。將無咎乎。以此駁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北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按君罪三家。無感容不顧親也。卑。下國不恤君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爲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襄公卒而昭公有嘉容。今之不戚。亦嘉容之謂也。叔向云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使百世下人子讀之。無不痛傷何況弔者。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蔡靈公太子。申無宇蔡侯驪之父。

漪云一案兩斷史趙叔向兩相對失國與魯郊應

周云從歸姓作斷以祖之不歸斷君之不歸奇

曰不祥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海爲暴虐

四月楚弃疾圍蔡以偏師圍之也至冬十一月傳書楚子滅蔡是虔以全軍繼至百道俱攻而蔡不支無宇云用諸侯則有已亦爲君經稱世子傳衆其謚明其爲父復讎得死孝之正也若有者可以風世之爲人子矣用人以祭始見於宋襄則齊桓既沒之後也再見於意如三見於楚虔則晉霸將息之時也

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

叔向之料單成子魯昭公何其神也其於蔡之當救楚之易伐非不瞭然而黑不一言知無補也蓋所自叔虎之難幾爲范匄所殺幸而得免遂以遜言避禍且素有賢名爲

二語立案已下分疏

孫云貞觀之制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大僅當關中之半故內足制外自停上

列國之望執政往往借其言以一衆心其實皆非本意或以容悅譏叔向豈知叔向者哉

楚子城陳蔡不羹按今在河南襄城縣東南者西不羹也在舞陽縣北者東不羹也帝鄉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正子元鄭厲公字莊寘厲於櫟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三十二年莊閔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鬻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得櫟又并京櫟實殺子游莊九年渠卬實殺無知齊大雍廪邑衛蒲戚實出獻公甯

下魚書而六軍宿衛皆市入于是外兵盛強而溝鎮遂爲唐室禍末大之戒誠乎古格言

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折其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爲十三年。陳蔡作亂傳。疏云。末大必折以樹木喻。尾大不掉。以畜獸喻。掉徙乎

虔問及弃疾。已疑弃疾矣。無字效忠于虔。明言弃疾之不可信。而楚虔若不聞也者。天早奪其魄矣。

讀左補義卷三十七終

讀左補義卷三十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球
男 堉校

昭公六

辛未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杜解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侯元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按陽今直隸唐縣東。冰解。齊景公有志復霸。）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子定公寧立。）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偃孫。）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甲辰。公背楚歸晉。（子產相之。弭兵之後。兩事秋之賢諸侯也。）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上。經從赴。）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不書圍。以乾谿師告。）晉伐

鮮虞〔解〕伐鮮虞而不救陳蔡。
鮮虞力非不足也棄諸侯也。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注解〕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年夏齊六年齊納之受賂不克也至此又六年再納之僅置于唐竟不知所終可知復國之難然在景公已爲僅見之舉公羊乃謂伯子陽是公子陽生之誤壹似齊景欲納其子而不得者誣甚矣。

三月鄭簡公卒〔日抄〕子產知禮而速葬何也。

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徙執用毀廟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墝下相如字墝北鄧反遂弗毀與使禮家作窆彼遊之一意相驗反義同不欲久照後世陰陽家葬必擇時不差刻分唐呂才援此以爲古不擇時之證

子產治鄭一以大公雖相契如太叔猶不敢以私干然毀廟取葬道仁人不爲故不忍二字從除徙說出而子產遂命不毀若司墓之室不比游氏之廟而亦不遽毀者不忍害民皆子產之仁也蓋不必毀廟道自可行子大叔不欲以私害公如子產命毀即毀之也傳揀請毀司墓之室以見子太叔之公心初不以權術愚子產亦不是不忍毀已

之廟邸忍毀人之室也。

夏宋華定來聘。遍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令德壽豈。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也。寵光之不宣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爲二十年華定出奔傳。多文義不一。蓮可惜。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亦欲朝至河。乃復取鄆之役。在十年。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此言晉室之衰。非魯敬齊而獨不能侮鄆。

故辭公。公子憖夫。魯大夫。遂如晉。而奔。晚史不書。還不復命。如晉不書。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荀吳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水名。有肉如坻。山名。直疑反。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

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水出齊國。有肉如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齊侯出之。傳言晉大夫趨進曰。日旰君代。更也。興。亦中之。伯瑕士文伯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儛也。言投壺中不足爲儛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大夫。公孫傻素口反。事。不事晉。將無所事。傳言晉古。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之衰。旦。反。君代興。公如晉。將以季孫之惡。時南蒯懟小與公謀逐季氏。懟與公如晉。將以季孫之惡。告於嗣君。因晉之力去之也。季孫早已知之。先愬於晉。臣。晉臣以爲公之愬行。則君權振矣。大非六卿之利。於是以取鄆舊事拒公。僅以懟往。無能爲矣。下南蒯篇詳敘鄉人之諷。可知事已聲張而季氏備之豫也。

公欲朝晉而見

所恃在此正無禮之由

拒魯非禮。做齊更非禮。以卞權禮字貫串兩頭

亦師強

拒以季孫取鄆辱其君也晉欲享鄭而見辭以子產知禮尊其君也然桓九年曹世子之蒸饗而歎則知諸侯之不得侍父疾也此年子產請免喪而後享則知諸侯之不得守親喪也雅歌投壺極爲韻事而嫌隙忽開韓起爲政苟吳何得有此蓋政出多門起不能獨主也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六月葬鄭簡公傳終了產辭享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按今直隸新樂縣西南有鮮虞亭昔陽今藁城縣西南與新樂接壤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縗皋歸

肥白狄也縗皋其君名補註肥鼓皆白狄微種不書者併後伐鮮虞按肥今藁城縣西南

意在滅肥道經鮮虞恐肥聞之有備也故僞會齊師而假道昔陽入遂一鼓滅之爲鬼爲蜮則不可測即荀吳之滅肥可以知前之聞鼓矣

周原伯絞周大夫原公虐其輿衆也臣使曹羣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弟絞奔郊周地甘簡公周卿士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成景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周卿士劉定公子欸使殺過丙申殺甘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鱗平公後平公劉獻公太子之傳庾皮之子過公六月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此類敘格

馮云半幅寫十餘人而不見累墜知其筆之潔

荼心

殺公義

另起詳叙小橋二家

景王之世毛得殺毛伯過而王不問也至此甘原之族又以下攻上且被殺如此之多而王又不問也於是朝官不明大義各樹其黨子朝之亂遂蔓延不可制陳止齋曰傳載甘原之禍所以起周亂也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氏費邑宰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季氏家財家臣之子也季氏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叔仲帶之子小且告之故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平子父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傳言叔孫之見命在平子爲卿之前疏云悼子未爲卿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平子以功加三命爲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傷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

殺適立庶猶爲之乃察察子三命之末即刺心之論

言君命使季孫壓倒言與訟使季孫失驚故字下總束一筆急接愬告公三字大義卓然

從公如晉以下畧去至河公反一層已見前篇也

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四年禍在若因禍以警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次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子仲謀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子仲謀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子仲謀頗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子仲謀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子仲謀季氏憖告公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凡家傳解

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林解

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再犨衛孔疏及郊已入魯境解經所以書此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蒯而歎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深思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三坤上坤之比三三坤下坎上孔疏不告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筮

比坤六五爻辭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變曰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注云劈頭喝破下作兩層爭說

馮云鄉人一歎一歌若連爲使乏生趣妙將枚筮一節議論夾敘于中便令首尾回互閒架絕好

歌是隱諷

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接惠伯陰知其事故逆折之

以當之人臣剛以禦外順以事主斯謂之率之斯謂之信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裳不爲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外內倡和爲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爲共率循也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孔疏言黃裳元吉之易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占危險之事按今將行何事可胥險爲之乎且黃裳原爲下飾變爲險則裳壞不可飾也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其家

歌是決絕還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我者子乎不爲亂是爲男子恥乎鄙猶親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解說以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陳傳傳言魯三家本不同心

言刖在費欲爲亂如杞生園圃非宜也從

昭子一言而季不敢逐小可見季本無能惜討季者非其人耳

與愬至晉藉晉人除之豈知此日晉卿與吾季孫相爲一氣哉於是公歸愬往謀不得達蒯以勢孤而叛愬因費叛而奔所留者一小耳季氏知公之與謀且知公欲以晉謀則其厚結晉臣以謀公者何所不至乎傳又於南蒯之將叛詳載一歎一占一歌非爲蒯惜也以見事必無成而禍已禍人也以見假公濟私而無關大義也以見其謀已洩而季早備之也以見費必叛蒯而不能爲用也則愬之奔公之孫不由於蒯也乎然痛斥南蒯則惡季孫之義不明故前後述叔孫正論侃侃不附賊臣以見愬之討季孫者未始非大義之激發而惜爲南蒯之厥悔也

楚子狩冬於州來次於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今江南潁上縣之潁口使薳啓彊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

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呼發蒙振落如入無人寫一面而兩面皆見

囂之以偪吳輕傳將有事北方恐吳撓其後也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羽衣所遺翠被通號支方言以翠爲帔下裳也豹爲服飾修異顏玲自雄

以豹皮飾韔以出教令敬大臣故

爲履執鞭以僕析父楚大夫從右尹子革夕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馮云一卞雄心欲向子革發洩去冠帔舍鞭以便長談豈爲敬大臣哉

與呂伋齊太公之子王孫牟衛康叔之子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魯公伯

舍成王之子四國齊晉魯衛皆有分珍寶之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討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周鼎是楚莊所問者知楚人世世垂涎真叛逆之徒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

齊王舅也太公女成王母齊晉及魯衛王母

數百年後忽與周爭分又欲與鄭爭田又欲使天下諸侯臣服是醉飽極矣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昆吾少季連季連楚之祖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欲與鄭爭田又欲使天下諸侯臣服是醉飽極矣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二不羹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尹路請曰君王命剝主以爲鍼柲鍼斧柄也剝主玉以飾斧柄鍼音戚柲音秘敢請命請制之度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主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楚史名趨過王曰

唐云若無此橫風吹斷則前文如何收煞無意中透出極侈汰事又與上豹鳥等何相映

即得左史湊趣

即從墳典上析出精意

此句正是刃鋒所及見生死關頭係於此詩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皆古書名邱疏云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禮鄭注以墳典爲三皇五帝之書賈逵以爲三王之法九邱九州之數也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之常道八索八卦之求索也馬融說三墳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五帝之禮五典五帝之常道也鄭玄以三墳爲三皇五帝之書五典八索九邱爲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之志三墳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各以意言故杜但云古書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周卿士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名祭公方諫遊王是以獲沒不見祈招逸詩招常搖反周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名行戹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篡於祇宮祇音支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貌愔一心反式用昭明也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

醉飽點畸覺上半篇無非此二字

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蘇氏曰必至於醉飽則民不堪命按形家語作刑謂傷民之力也則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也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林解）明年楚果叛弑王。

或曰楚靈之凶暴何以子革一言而寢食俱廢夫子何以欲其克己復禮也愚謂凶人無所不爲而惡貫滿盈忽爾良心感發悔恨無及不獨楚靈也於此可悟人性皆善遍篇以醉飽二字爲主腐醉飽者盡情不留餘地之喻亦罪大惡極之喻也從起句追出次於乾谿加以懼吳三字軍威赫奕五將皆行使吳人落膽不敢動方可遂其脅周取鼎脅鄭取田畏服諸侯之心又恐吳師之不測也復以王卒接應斯爲萬全時雨雪嚴寒軍士裂膚墮指假意拊循猶能挾纊而執鞭願指誰不痛心自冠至履色色艷侈全不識斯民疾苦皆爲醉飽二字寫照與子革三問正是醉飽之極三荅皆挑動之使自知其醉飽也剝圭既出引詩喝破惘然不荅一言寢食俱廢覺從前纂弒滅國戮人皆醉飽也今日全軍束餒供我妄求亦醉飽也特恐人怨所歸蕭墻禍起無路可生耳斯時下罪已之詔迅速班師雖不能保弃疾之不入猶不至有訾梁之潰何可數日不能自克乎可見克已復禮在上智是作聖全功在下愚亦可生要旨虔本尸居餘氣即鍼砭畧效亦瞬息而滅其後告

侍者曰吾殺人子多矣能毋及此乎告子革曰衆怒不可犯也大福不再皆從醉飽後悔悟得之者傳引仲尼之言謂人當及時遷善無如楚靈之將死無及也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經　壬申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集傳凡家臣以邑叛不書登史冊也但書大夫之圍之則邑叛可知）○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若討賊則不當不書公子則異于州吁無知不書人異于石碏雍廪不書人異于商人蔡般此春秋之變文）○平王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按今河南陳留縣北有平丘即故城）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公不與盟之執不得不書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吳滅州來（楚邑）

傳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壯辭為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南蒯以費叛腹心內潰季氏腹心之地南蒯公與清忠遠識者圖舉兵伐之季氏必敗及季氏既服費始謀討之三四年不服間隙孰過於此路公與清忠遠識者圖舉兵伐之季氏必敗及季氏既服費自無與守固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孫執升曰拍攜之道無如先結民心民心既散叛人之心自無與守固終欲掠西京廣平王曰今始得西京若遽停掠則東京之人為賊固守而不可復區夫懷來

費人所以散南氏之黨也

或曰治區夫爲意如謀則得矣如公室何愚謂非也南蒯之欲張公室爲不禮於季氏故以是爲名耳以傾險之小人托君子之名義祇見其一敗塗地徒苦其民而已懋與小爲公族大夫猶有公室之心故經之立義於懋書出奔明所係甚重傳於叔孫之不逐小見守正不渝至南蒯之叛之奔皆不見經以爲其人其事無關輕重也傳大書區夫之功豈非以息亂而遂南氏哉

鬼殺得亂之即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田薳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實許圍遷許在九年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滅蔡在十一年洧仕于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于守而行使洧守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孔疏王肅云申之會以常壽過有罪不得列會故不書越也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將殺而不果至今在楚王奪鬬韋龜令尹子中壁名龜文元孫中壁名故邑而使爲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猶又奪成然韋龜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壁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遷氏之族及遷居許圍蔡洧實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申會所戮者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堅固者城之城而居之孔疏以圍時有所毀故更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聲子之子故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謀還入襲蔡蔡公彊與之盟孔疏二子聞非蔡公之命欲還入襲蔡不知其故故觀從彊與之盟不告以蔡公謀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嘔與蔡公盟之徵驗也觀從也以示衆已音紀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提蔡公伏後案

觀從朝吳又是一路

蔡公總無一言處處心照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按賊指子干子皙已去則失賊蔡公已成軍將助之）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殺已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若不能（言不可違上謂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也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子干子皙）而賁於鄧依陳蔡人以國之衆以立（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遠氏許閼蔡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消蔓氏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林解欲速入楚）名故請爲武軍（欲築壘壁以歸之名）且役病矣請藩（籬也而已孔疏蔡公恥本跡蔡公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國有報仇之名（太子之殺太子禄及）務牟與史猌皆楚大夫（先入囚正僕人近官）蔡公之黨先入因正僕人

王意留與朝吳殺之

蔡公至是始出議論

爾軍合

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按今湖縣西）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按迎北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截鼻）師器反）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墜也子細反）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以聚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子革棄王沿夏漢別名順流爲漢水南至鄢入于章華宮王弗誅惠兢大焉

（泛天如曰縊郟敖而弒之縣自縊也殺郟敖之二子亦殺其二子也昔語天而呼今投車而泣論者曰楚靈之乾谿隋廣之江都金亮之瓜步三者相類焉）

（比見一事之善即有一善子革三問荅與前篇三問荅一苦一樂相形）

之應

語云遇故晉人疇曰我楚邑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矣後傳終言之按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食三日矣經書四月從告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曰人將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靈王也乙卯夜亡卯十八日丙辰國人大驚使蔓成然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棄疾

追叙靈王之由

本作苟天而呼曰是區區小天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呼豆反

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大適也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接適專主也言無專立乃大有事于羣望附注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

遂叙平立之故

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共王妾密埋璧于大室祖廟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徵見璧紐以爲審識左繞此適然之變而以邪心成之者也不可爲典繩鎮焉而後可以議及繼正也及權也長幼亦然其危哉知其將立且曰棄禮違命楚肘中九反闔音龜厲成然焉故託其子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謂棄疾親于干共同好惡故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不與子干同好則亦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

補應

主二也雖有賢人當應有主而無謀策謀三也有謀而無民民衆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矣晉楚之士從子干遊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乎無親族無釁而動可謂無謀乎無謀名子干時楚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乎無謀名子干時楚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乎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乎楚人無愛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所楚人無愛王虐而不忌念之者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君叔向云然蓋亦以比爲首惡矣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事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謂羣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亂

叔向定弒君之案

史將巢疾複說一遍

傅氏曰巢恒文言皆出亡因亂得國借賓形主也

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有民二也令德三也無愆寵貴四也貴如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亡音無其寵棄矣父既沒民無懷焉非令德皆庶賤無與爲主無內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衛姬齊僖公妾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甯衛以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下善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貽也不從欲儉也施舍猶言布恩德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司空季子五人而說四士賈佗以爲股肱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謂欒枝郤溱狐突先賢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欒郤狐先謂欒枝郤溱狐突先賢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不恤民民從而與之獻公惠公懷公民也

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疏云室西南隅謂奧奧是內之義奧主國內之主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弒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讀傳者以經蔽弒於比遂於棄疾有怨辭非然也壓紐之徵早已自負虔之惡多棄疾成然常壽過爲一路也久矣息舟作難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常壽過爲一路而成然爲主曰故事蔡公以曾受韋龜之屬則潛與相逼

明矣亂賊猖獗築城而居蔡公不發一矢心已相照也觀從朝吳又是一路而觀從爲主其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正謂五子作亂與蔡潛通可以乘機樹功爲封蔡地詐爲棄疾之命以召二子二子至郊消息已通於棄疾朝吳之言蔡公授意也不然賊入蔡城且入蔡公之室門不閉室不守而安坐而食見賊而逃無一設施也哉然而不先發難者蓋僞爲君子不欲身受惡名且恐民心未歸而事或無成也迨衆曰與之於是出手作事兩路合而直入楚都矣公子比序長自立時乾溪之師其父母妻子俱在郢都觀從傳新王之命立時解散而靈投身無所觀從者比之親臣爲比謀者也其才遠出棄疾之上逆探棄疾有異志故假其命以召比逆料棄疾必殺比故乘其不備以除棄疾壓紐之徵誰不聞之而專爲比謀豈非忠於比者哉比不能從觀從去卒死於棄疾之手遂葬比於靈王潰師之地以明比實弒君而因以告於諸侯夫莫憯於志而莫邪於弒虔之下即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明志在奪虔之國比不弒虔彼必弒虔比既弒虔彼即殺比而棄疾之逆惡自無可逃或曰比之自立爲棄疾所賣耳何以受首惡為君也虔不死於棘闈而實死於訾梁之潰觀從爲比之腹心而乾谿實從令王之新令則靈之弒比爲首惡矣然比首惡而棄疾則其從也其殺比也以討賊告諸侯聖人

之名曰傳恐學者之有是疑矣述叔向之告韓宣曰取國有五難則靈在而比欲取其國也又曰犯五難以弒舊君則靈在而比欲弒其身也靈之弒比與棄疾其志同也志同當書其重苟舍比而罪棄疾則亂臣賊子自立爲君皆將委罪於造謀翊戴之人豈萬世之公論哉或曰何以異於陳乞曰陽生入齊乞名之也發難者乞也比之來觀從乞名之棄疾不知發難者比也茶之弒陽生請於乞乞勸之弒也靈之縊比致之比未嘗請於棄疾也安得以乞例之或又曰比未嘗在臣位何以書弒其君曰比弁晉十三年未嘗以虔罪請討於晉比無討賊之志矣夫志在討賊雖提兵而入亦爲問罪之師無討賊之志恩得其國而殺之即躬耕晉鄙猝然而入無解於弒況晉人以靁定位以國底祿固邀寵於靈而籍屬未絕也乎或曰傳更述桓文之事不已贅乎曰棄疾與比皆無君之人不可以有國時有桓文則振臂一呼天下響應而楚患可除豈徒陳蔡之復哉乃韓宣叔向不務討賊方乘此而爲平卯之會可悼也

晉成虎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貳其爲取鄆故也）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知晉德衰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下邳有良城縣）欲以威薄之叔向是六卿自身子產尤敎中之賓仍以六卿爲主也篇中並未時出兵大率千餘乘蓋其盛時兵常在國故力常有餘到此分兩截看示威以盟齊示衆以威魯各以懷字束但可吳子辭乃還會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十三萬人吾鮒叔向攝兵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丁（呂誤城濮之戰不過日晉長轂九百是晉當強亦不過七百乘鞍之戰不過八百乘及遷啓盛時兵常在國故力常有餘到此

是變格不伯業既哀欲以威靈驚讐諸國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張之九張九幄九幕亦九張也傳言從政之適宜次于衛地叔鮪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蕘之人欲而從虎祁見子太叔之從善使衛患之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盡由荀吳也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張之九張九幄九幕亦九張也傳言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子產之適宜次于衛地叔鮪求貨于衛淫芻蕘者〔林解〕縱芻蕘之人欲太叔之從善使衛患之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而致貨

晉未敢擅武見衛在君之宇下喻近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愛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鮪者積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吾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以錦賜之其可禁止客從之未退而禁之蕘者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必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劉子王卿士曰抑齊人不盟君之何對曰盟以底也致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

鄭云叔向之苦苦在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

詘直而壯

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稱老元戎大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遄速唯君欲佐晉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疏志識也歲使貢于天子間朝以講禮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盟所以昭信

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托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謂邾莒）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于豚上其畏不死（林解償作也豚小豬）死（牛不畏豚之不死）憂其庸可棄乎（棄猶亡也）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以私門強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間隙經所以稱同紀愚晉無本而專恃末然魯昭之世中國無楚愚者平邱之盟之力也）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與盟）不敢（甲戌同盟）于平邱齊服也（昭除地爲壇盟會）癸酉退朝（朝晉）子產命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處壇本作墠）外僕速張于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

言大叔喜（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五言朝聘之禮與禮等也）曰志業於好（聘禮）也講禮（禮不合遷典籍）以來（朝）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公舊禮主終竟也）諸侯懼有不治（春承齊犧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習戰）叔向曰諸侯有間（隙）矣（間隙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旌旗）建而不旆（不曳）壬申復旆（旆旗也）之諸侯畏之（軍將則）施（施旆）故曳施（旆）邾人莒人懼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卽位邾不朝夕伐莒也）接晉（接晉爲援）以魯故也（接八字最中晉人之旨）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

（增指將伐齊以劉子說明本前也）

（此示衆復施兵戰建而不施承上示威來起下辭魯執季孫）

（以叔向之雍容和雅而鄙倍之辭至此蓋六卿早授意也故遍篇無六卿之言）

（子產無事不有先見）

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于大叔。及盟子產爭貢賦之次。疏云言所出貢賦之次。當承何國之下也。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貢重者多。鼻而貢重者。甸服也。謂天子畿內共職。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者。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足句。息兵也。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好以爲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遍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法小國制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爭家貳不偷。貳一不偷。苟且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不競爭也。陵侵陵。一則爲人所侵陵。不公不與盟。欲討魯之故。信邾莒之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也。裹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懷錦。奉壺飲氷。以蒲伏焉。守者鄙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氷。箭筈。附注。此云氷。即是氷耳。補正。此夏六月。晉人以幕蒙季孫。不堪其熱。故飲之氷。不當以爲箭也。蒲伏。又作匍匐。手足並行也。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疏云。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猶決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已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只君子爲治。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谷。諸侯藝貢事乃國之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禮也。疏云。限藝貢賦。使之有常。穆子挑釁。齊人不服季孫取鄆。覇令不行。平卯之會。盟齊也。討魯也。掃國與師。純以威。刼然六卿皆委靡無志而諉其事於叔向。故叔向之言皆六卿之言也。或謂叔向倡爲

此會以稍延衰晉之業不知胖爲大夫未有軍行如六卿不聽其何能爲或謂叔向德卑材薄不知其品地最高規刑書以德禮豈肯以威衆制人者哉蓋老成名德信於時君重於列國故授之意而借其口以出原非叔向之本意也叙張幄幕叙淫芻蕘見晉無執政之子產而皆求貨之叔魚齊人之貳職此之故而季孫之執亦此之故也夫季孫國賊也正其阿分公室納叛取鄆之罪逐之殺之其於齊人之服何待煩言乃求賂不得疾魯如讎惠伯信蠻夷而絶兄弟其論甚正叔向無以難之故撤過魯君直揭季孫之罪又恐唐突六卿僅以南蒯子仲之所憂者一點凡抑私門張公室等語叔向箝口不敢言苟非革車四千乘之衆多方啁嘵齊人安能受盟魯人安能受執哉然子產視之蔑如也且以晉合諸侯祇有此會而身當此日不定其貢賦更待何時故因叔向提出明王之制以服齊人即以周制折之自日中以至於昏想見十三國諸侯皆於壇上注目屏息任小國上卿吾戰不休而六卿皆靡以視季孫之受辱其相去何如蓋晉政多門貳偷不暇外雖示威其中實餒子產將晉人病根盡情看透故毫無畏忌然則執政止堪食粟六卿絶少公忠而搘撐國事獨有一空拳之叔向正逼箭結穴處也張幕於除其事甚細乃形容諸國駢集地不能容其勢遠過桓文倘能奮發功與相埒末引仲尼以國基美子產以見晉卿無如子產者以禮輔其

君故豪茹剛吐而無以綏諸侯也亦以見魯臣無如子產者以禮折強隣而君拒臣拘以辱其國也深惡痛斥俱在文字之外　於劉子黜王臣可見矣於叔向黜出南蒯子伸之憂則取鄆之罪在季孫可見矣於季孫之執黜出與錦而入與上賜錦相合則讒慝安多執不以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遣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而不警邊且不修備言夷狄無謀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按今直隸順德府唐縣西北衝軹與大獲而歸為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晉師悉起荀吳獨以上軍侵鮮虞大獲而歸歸其私室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以為邑荊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按房隱國今河南遂平縣西隱太子也虜蔡侯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太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典滅繼絕者王者之政聖人之心也楚平即位而首復陳蔡聖人予之故舉其專封之罪而以自歸為文或謂不許楚之專封即非楚又孰許其專封哉蓋其功即齊桓存三國之功而其不請命於天子無深求也即貪陳蔡之力亦不必刻論也傳體經義連用三禮也津津樂道不啻若是其口出焉　許胡沈未滅之國道房申楚已滅之國未滅者復其君於故國已滅者復其民於故邑也不書楚不以告故史無文晉伐鮮虞楚復陳蔡兩篇連叙得失相形

凌以陳曰公復如晉託爲請季孫而陰欲明其事而出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疑問盧一歸國遂舉葬事故特志）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辭公於河晉固將歸季孫矣然公請於晉侯則權歸晉侯而公亦見重非晉卿所樂而季亦不願也故拒公之行然後彼可市德季亦懷恩而兩國之君皆不重

（未字可謂神）（別難而退楚平初政緯有可觀其言亦奇法）

吳滅州來今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及其後吳以州來封季札

州來近楚小國楚之附庸也七年吳入州來至是滅之乘楚之亂也平力不能敵故云然

（爲云叙晉歸季孫以惠伯作主未歸則說之使歸許歸又欲歸之得體是極有作用人）

（鍾云小人偏有用處）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按此八字深中晉臣所欲）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差也）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詹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魯卿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叔魚）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徵武子（季平子之賜）不至於今

能懼季孫邪不能恐惠伯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待見遣之禮

此合下節爲意如歸傳出色寫惠伯正痛斥季孫然晉之執也以貨賄不及其釋也以土地衂大六卿皆言利大豈意如之罪哉惠伯若有罪死命可也是明言季孫有應得之罪而晉不能討也意如固人免患本無保身之哲墮計先歸復鮮料事之明叔魚能而叔向轉不能者蓋叔向無空中結撰之言又不能下合辛爲淚之泣

讀左補義卷三十八終